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二

汝南周念祖彙次

告天文

都察院許弘綱草土罪臣已無復出山之望荷蒙
聖恩特拔躐躋今官告于親墓而來指爲二親報
國今將奉
旨往吏部贊理考察齋宿公署若敢以一毫私意誣
人以一毫私意黨護人卽係不忠不孝
天地神明共殛之

辛亥三月初一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爲倡言要挾以掩逃考察事臣奉
旨三月初二日京察欽此臣于二月二十七日即宿
部料理察事人傳御史金明時欲上要挾疏令部
院不敢考察得以自脫臣猶不信至三十日方與
副都御史許弘綱會議察事考功司郎中王宗賢
面以帖受臣曰此科道兩臣傳與堂上者也帖曰
御史金明時貪儉有病私通賄賂長安公論實所
不容若臨時俱上要挾疏則臺省無紀綱而後來
考察益難矣問之爲見管考察科臣曹于汴道臣
湯兆京所授臣非不欲恕惡省事寬明時而了事

但以八十歲老年自念　國典難枉
主恩難負故欲任怨任勞致人不悅臣如此耳臣若
不預告待彼要挾疏上或捏臣不公誣臣不法臣
何以自明除金明時恭聽
聖裁臣不敢于初二日同衆考察原帖並呈
御覽伏乞
勅下都察院照依原帖公同六科十三道處分庶大
典不亂而要挾得免矣奉
聖旨考察大典如何敢肆要挾自干法紀金明時既
有公論卿便會同都察院從公議處不必推辭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揭帖昨晩接邸報見太宰疏
叅金道長内有科道送單事此一單實出于臣手
公司習眞于在朝房交與考功王省愚轉送者眞
于冊此畢也職亦係考察人數靜聽處分尚未敢
具疏須至揭帖者奉
聖旨

吏部告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　示陝西道御史金明時
不得赴部過堂考察聽候
聖旨處分故示
辛亥三月初二日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爲徼臣靜候
察典冢卿無影生疑伏乞
聖明首賜罷斥并乞會勘以明心跡事職東越孤踪
守官守法一心報
主開籲升沉蒙
聖明欽定察期職恭候部院處分安所逃避忽于本
月初一日接得邸報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
揚一本爲倡言要挾嚇逃考察事內據管理考察
科臣曹于汴道臣湯兆京傳帖云金明時貪儉有
病私通賄賂長安公論實所不容若臨時俱上要

挾疏則臺省無紀綱而後來考察益難等語大宰遂不暇具疏糾參隨接部咨不容職赴部考察職一見之不勝驚訝謂職爲有病則見奉關差兼攝巡青東城二印毫無廢弛謂職爲通賄賂則史記事徐縉芳辨疏見在有無虛揑八人能言之太宰閱歷老成豈其輕爲舉動惟是諸欲甘心于職者造出要挾兩字以挑激曹于汴湯兆京而曹湯二臣轉以聳動太宰坐令職無地耳如以爲挾必具疏未察之先或遍籍當事之口方有要挾情形如職一語不發一字不吐而懸坐之以要挾則何人

不可被腹誹之誅耶總職去年十二月一疏[illegible][illegible]

敵國釀此羌夷披猖之禍職　日不去一日負戈

不息懇乞

皇上速賜罷斥以謝諸臣并乞

勅下部院會勘有無要挾以明心跡以肅大典職即

跧伏林莽有餘適矣奉

聖旨金明時是否貪險并要挾事情著都察院會

同該科查明議處來說

辛亥三月初二日

掌河南道事御史湯兆京爲奉

旨佐察循職畧報敬陳送单始末以祈

聖鑒事臣辱　詔命掌管河南道道務與聞察典一切咨訪收单會单俱臣職掌裁定處分則部院事也臣于去年九月到京十月即行發单咨訪于時已聞御史金明時之口語藉藉矣及至收单會单則明時之事欵獨多當十二月時苦察期迫戒嚴已久明時忽有考察關係大典一疏上言德政多于弾刺旣申媚竈之情更結連雞之勢搒官拚炙意態張皇明時之心路人所共知也若使糾參既

出于平時則是言官職掌誰得議之斯時斯疏難日不要向來議論具在處列牌期忽有異聞臣是以有送单之事蓋臣自十月後未得一謁冢卿考察有日約同科臣曹于汴同事喬允升往候仍備单以便請裁因冢卿見辭遂以數单與考功司郎中王宗賢轉達并以送臣堂上官臣所謂要挟疏即指前疏也蓋爲

朝廷之紀綱慮後來之人心慮豈止一人一事哉若言無病則有彼之手足步履在若言不通賄則有臣等原收之单在臣性素執職掌所關識無以[illegible]

原非有佐于明時也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議覆以肅祭典臣無任悚息之至

辛亥三月初四日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爲被參靜聽復鬪人言謹據

事直剖以祈

聖斷事臣惟六年黜幽國之大典自當靜聽處分况

太宰參臣疏幷臣辨疏俱在　御前不日徼

旨嚴譴罷歸田畝以遠嘈氛於焉畢此身世矣續於

初二日接邸報有道臣湯兆京一揭寥寥數言訶

要挾一單出自兆京之手轉于汴無與夫掌科掌

道並于計典臣果有要挾蹤跡所言公公言之科

道公傳太宰自是職掌何故意態張皇先爲曹于

汴洗脫不崇朝也况太宰日帖明其爲書牘也兆

京曰单又似乎為訪单也避訪单於太宰者甚多甚久豈臣單獨不經太宰心目而何須兆京之倉偟轉遂耶如此舉動支吾詭秘不可令臣庚見也

後於初四日具疏為奉

旨佐察術職圖報被陳送單始末以祈

聖鑒事却指臣去年十二月一疏為要挾又與太宰待彼上要挾疏語自相矛盾如此則二月二十七日傳言與太宰之人其誰耶其有據耶太宰以二月二十七日之後上疏為要挾則疏在二月前者非要挾可知疏內所論列之人即勢焰灼天並非

至訐人數不知於何處要挾臣得兆京疏揭而臣
心跡稍明臣罪稍解矣至於臣疏乃發露邪萌也
而詭而飾之曰上言德政乃觸奸也而詭而飾之
曰媢寵乃破羣也而詭而飾之曰連雞彼其以觸
奸爲媢寵臣不知甘心於觸奸者其所媢何寵耶
以破群爲連雞臣不知其甘心於破羣者其所連
何雞耶臣自拜疏以來四面受敵其造爲莫須有
之事勢所必有大約如徐縉芳等所臚列以死爲
生以絕爲存今盡據爲實錄而其有言千百倍臣
纍纍長安口實者何散於飄風耶語曰雷霆之所

擊無不摧折者萬斤之所壓無不糜滅者臣以孤

孑一絲垂絕於雷霆萬斤之下

祖宗二百四十餘年培養之士氣阻索盡矣臣復何

言除臣席藁待罪外爲此冒昧陳言伏乞

聖明留神乾斷蚤賜黜譴臣不勝待　命之至

辛亥三月初六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爲喧[illegible]臣敢犯
明例伏乞重處以懲姦謀事查得　國家典章十六年
一次京察敢有造言生事擬拾妄奏遺者不分有
無冠帶俱發口外爲民二百年來誰敢輕犯不謂
今次考察乃有御史金明時犯也初部院會議也
在二月三十日金明時揚言要挾臣已不敢自考
請
旨下都察院考矣此未考察時事也其意欲嚇部院
使不敢處耳此三月初二日奉
命考察滿朝帖然臣謂此考可以不負

皇上之付托矣至初六日明時復有疏反噬管察科
道湯兆京等隳兒
明旨未下及是時又嚇都察院不敢處耳似此姦計
豈是端人及查訪單有言其受總兵則幾千計者
有言其受叅游謝以幾百計者有言其老年色荒
者有言其寵京中妾揚州妾毋縱欢者有言其梧
后騎馬衛二妾跳在張監生家張使送還賞銀二
錢班皂知者有言其與舊相王謀做事領袖尋奸
者似此舉動豈非違例今若少事姑息將來誰敢
考察是

皇上除惡逐奸之典自明明將而壞矣本當引例重處
姑念事出初犯狂妄無知伏乞
聖明仍照考察例
批示處分以後犯者部院即行公參依律由處庶幾
奸計不遂察典有光矣

辛亥三月初八日

或云姦人四布流言多方鼓煽弘綱過爲寛解刻意調停登調停不得遂思弛担以謝諸臣抑其苦心歟弘綱智人也其說宜不輕發臣以爲此
國是攸係人心世道視以轉移不得不爲
陛下一別白之臣請先破邪謀然後可以定公評散黨勢言黨必推本沈一貫論者曰一貫去久可以無苛求矣臣曰一貫未嘗去也彼自知罪狀必不容于天下惟恐沈鯉郭正域
召用引繩批根之士承其後則一貫首領不保子孫是憂故直以衣鉢授顧天埈紅廟歃血之盟首發

之者弘綱也天埈敗轉屬湯賓尹而賓尹之謀又下矣陰結王之楨李成梁為內援陽挾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張加言為外援招誘朋徒日夕蠅營羽翼已成乃求一深中假愿者為盟王自謂三窟固矣獨計能窺其隱而力折之者清議諸臣也諸姦思為一網計而苦于無隙借顧憲成之書以發難借孫丕揚以為名一二年間飛矢集于東林駭機編于原野士大夫咸囂囂有不欲自安其位之意而又惴惴有不能各安其位之音[illegible]小人附君子即批亢擣虛于君子以小人攻[illegible]學道[illegible]假道[illegible]

刑部山西清吏司令差廣西恤刑主事秦聚奎爲

捨死報　國事職惟古人一飯必報蓋其厚也職

自辛卯年補廩以來無一日不食　皇上之天祿

至於今而男不啼饑女不號寒父母妻皆榮膺寵

誥此其天高地厚豈直一飯之德邇雖備員刑曹然

所職不過收支紙價而已不過分理一二詞訟而

已此何足以明報其惟　輦轂之下有大臣結黨

欺　君假公害正爲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

皇上偶爾不覺而職區區之狂直始願矢一言以牖

我

宸衷而九死有所不辭矣先是去年十二月內臺臣
金明時有疏論翰林臣王圖就中點綴多人臚列
多事其虛實職不盡知乃王圖縱子殃民一節則
長安至愚至賤能言之爲圖者若良心不泯宜閉
閣引咎之不暇矣彼且無端飲恨無一日而忘明
時也其依附圖以冀後來富貴者亦無一日不爲
圖爲報復計也突於考察之先一日有吏部尚書
孫丕揚恭論明時要挾嚇逃曰將來或有撓察之
疏職引頸而望明時早晚疏到庶見太宰之言無
虛乎而杳乎無聞也次日又見湯兆京一揭曰上

出伊手俟察典竣然後敢具疏明言挾嚇之故職又引頸而望兆京早晩疏上不知發覺明晰撒潑之狀當何如者而卒之指明時十二月之謂爲挾嚇也嗚呼長安萬耳萬目此可謂之挾嚇乎非挾嚇乎總之論今天下之大勢惟有秦人而已矣而更無

皇上也論今天下之人情惟有趨附秦人而已矣而不知有

皇上也

祖宗二百年來考察之大典本憑以黜幽也而秦人

借之以發舒私忿
皇上五十餘年培植之大宰本託以程材也而秦黨倚之以壓伏人言以故羣小布置于左右蜚語熒惑乎髦夫卽邇來察典既竣人言嘖嘖咸謂順秦者雖不肖而安如山阜忤秦者雖賢良而批以引繩或以關提　欽犯得罪于寶坻舊令也而處或以數論准撫李三才也而處或以秦人恥入秦之黨共目爲躍冶敗羣也而處或以出疏佐金明時也而處或以詞林倡公議謂于秦之將入相者不利也而處或先年懷憾于其兄今釋憾于其弟也

正處或節省有功于水衡祇以巨璫中傷之也而處雖處者不盡無罪乎然究論處之之故則通國有口皆謂在此而不在彼矣嗚呼殷鑒不遠近在四明乙巳之察部院不合于政府沉一貫從中阻格矣而今之爲浙黨者何如今茲之察銓曹不協于輿情秦人撫掌稱快矣而獨不爲深長慮耶所以然者

皇上以爲丕揚老成舊德也故推誠信之而不疑而不知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聽德失聰故衆正無由以借箸精神漸潰故羣邪乘間以鑠金且

也事不耐煩情惟直遂風聞爾日議察之時有功司爭之而不得佐院爭之而不得各部寺堂官爭之而不得然亦賴有爭之者于百中尚存十一不然正人一網而盡矣嗚呼吏部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大僚惟有秦人充斥耳不知所云統者何居考察惟有非秦者去耳不知所云均者又何居曰者接湯兆京之帖輙慷慨上疏不暇致詳惟欲置金明時於死是已乃私書之有無胡不見丕揚一言相證耶吁察典既定誰敢復言獨惜金明時無憑無據而明坐以挾嚇之議未挾未嚇而強陷以

遣戍之條此其中一則見王圖之褊腹睚眦必讐
一則見柰黨之合謀蟄蠱甚毒不然明時貪則貪
之耳險則險之耳有病則有病之耳胡舍此不言
而猥云挾嫌比挾嫌無影復欲中以考察曰姑念
初犯無知豈明時固鄉閭細民耶不幾於
上前玩弄乎職之不平者一九疏論重大事情郎取
旨甚難迺称論金明時及明時之自疏一切朝上而
夕下此其線索不啻深入驪龍之項矣職之不平
者二上嘗犯諱明時允矣不恭然
聖度天空海濶諒必以不偏諱見宥者獨計分宜摘

陷忠良之故智胡再見於今日也此此端庸可開乎
職之不平者三李三才係祭不動陡今正月内移
舟出境職竊料此一去也必有論三才之人飽毒
手於大察中者矣而今果奪其言路且推去之
命欲留則留合下便下此是何等神通也職之不平
者四金明時果有挾嚇實跡按罪何辭若丕如
揚所云揚言則虗矣虗則說謊歟　君湯兆京似
不能解令胡獨嚴於要挾而寬於反坐可謂有公
道乎職之不平者五大臣以廉耻風天下者也金
明時既聽處矣而被論者猶堅據不動更復有

郗宗伯之推不太藐天下無人耶職之不平者六惟不平故鳴然職尚能堅忍而出位是懼不意劫于秦威林于丕揚之虗望竟無人敢吐一言者使夫發姦扶正之金明時獨處雷霆之下又使我
皇上孤立于廷聽明若有壅蔽然者職何忍不爲
皇上一披陳也職此疏一出逆知王圖等不死職不已豈但逐之口外然職今年算命該死職私心亦欲無端尋死何也不死不足以回天不死不足以
報 國職死而
皇上必感悟

皇上悟而恭之蘊本必先拔苞蘖必剷除素人之黨
渙而海內之正士揚眉舉邪斂跡矣頹波昏黑之
世界翻作澄鮮平蕩之光景職死豈不休哉至如
王圖者極貪極狡極陰極險明知其欲去不成去
也假意上辭歸之疏暗裡使殺人之刃因金明時
鋤破其入相之路根入骨髓至于今而明目張膽
扶同裝陷益況一貫雖陽施陰設似猶有憚天下
公議之意圖則并此心而喪滅之矣今日且如此
他日安望其斷斷休休為子孫黎民造福哉此亟
當與孫丕揚同黜其去永不必起用者也不然將

欺蔽之禍職不忍言矣職于金明時全不識面
頂不肖倖逃察典職于泰人亦毫無他嫌祇以正
人幽顯之關實
宗社安危所係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能不爲今
日寒心哉伏願
皇上亟下考察之疏以定衆志嚴究挾赫之謊以杜
姦欺仍大奮
雷霆逐散險邪之羣以培衆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奉
聖旨泰聚奎違禁逞私撓亂察典姑着冠帶閒住吏

紀昀依從寬處吏部知道

辛亥三月十三

附補救乙未外察疏

工部虞衡司署員外郎臣岳元聲奏爲會臣貽大患舉　朝不敢言懇乞

聖明秉乾斷肅朝綱以定國是以計安　社稷事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君危言極意則羣兇側目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而負君也臣至愚極陋無所比數自筮仕至今十有餘年竊嘗閱歷吏治清濁之幾人心邪正之辨國家理亂安危之大故其中反覆變態不可枚舉總之會臣得勢能使小人注目傾耳者當

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權之所去雖親必輕權在政府趨媚政府之小人爲之爪牙羽翼以行其謀昔日蔡系周陳與郊之徒是也權在銓部趨媚銓部之小人爲之爪牙羽翼以行其謀今日某某之徒是也惟我
皇上聰明睿智洞照大小諸臣情狀若徹肺腑故臣願披腹心而效愚忠
皇上如深思愚臣之言而採其說今日國是定於及
掌
皇上如不深思愚臣之言而採其說今日國是危於

壘卯臣自今年正月奉差還京驛傳往來　朝覲
諸臣譚及原任文選司郎中蔣時馨考察嘖有煩
言臣知時馨爲奸以誤冢宰孫丕揚及臣屢任每
聞時馨貪聲載道幾滿人耳臣又知時馨爲貪以
誤丕揚臣愚戇之懷即擬具疏彈劾時馨爲
皇上斥一奸貪之吏臣即塡溝壑夫復何恨未幾而
接見邸報御史趙文炳疏論其事時馨不勝憤憤
遂欲假借士夫之公言以爲駕馭文炳之術奏
請多官會議都御史袁貞吉既不可其議而御史
唐一鵬等疏奏會議非體乞　賜停免庶幾存體

統而肅　朝綱乃時馨計無所出撤潑稽誣蔑延其說波及於沈思孝江東之等伏蒙
皇上洞見罷時馨爲民中外人心靡不舉手加額誦
皇上英明睿斷卽堯舜何以遠過於是刑部侍郎呂坤遂并言以餂文炳始創造爲入害我之說以寃時馨以波及於某等而臺省諸臣之心疑御史某給事中某等始倡言以排文炳布揚入害我之說以寃時馨以攻思孝東之等而臺省諸臣之心愈疑至是而淸濁邪正之分貪廉忠佞之別遂紛然淆亂而不可窮詰矣夫某等何不引宋事一反觀

之也宋仁宗詔曰自今宰相不得自擬臺官又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矣此萬世名言治天下之龜鑑也今進退臺省之權不在宰相而在銓部臣聞今年行取時馨極意揣摩一遇剛明公正之門先行排擯置之華局而多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可保其決不至有妨於時馨者然後舉而加之言路是銓臣不以公論擬臺省而以私意自擬臺省也銓臣自擬臺省則銓臣過失誰復有敢言者耶又宋小人梁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臨安史彌遠行結納擢爲御史成

大因與莫滓李知共爲彌遠鷹犬排斥善類史稱三兇此一代亂機而樹小人赤幟也御史某卽今歲由知縣待選時馨所援引結納而擢爲御史者給事中某卽今歲由推官待選時馨所援引結納而擢爲給事中者輒敢受臣公家拜恩私室排擠文炳則某反指文炳爲鷹犬曲庇時馨則某某反稱時馨爲君子塗面文奸甘心逐臭遂致放恣成大三兇之故智乎夫不知時馨而故庇之罪在不明猶可言也明知時馨而故庇之罪在不忠漸不可長也臣敢再列時馨罪狀以服某等之心可乎

臣識昔年各省巡撫貪風橫熾自
皇上拏一貪巡撫泰燿而天下之爲巡撫者始有所
忌憚而不敢貪乃舉發泰燿之眞贓則原任衢州
府同知沈鈇也鈇爲人多以小廉曲謹見嫌若其
惡衣粗食眞不愧修潔之吏乃時馨揑事誣陷竟
以不謹罷斥矣是借考察爲泰燿報讐也臣又記
昔年各省巡按貪風橫熾自
皇上拏一貪御史祝大舟而天下之爲巡按者始有
所忌憚而不敢貪乃勘實大舟之贓案則原任刑
部主事馬猶龍也猶龍爲人雖以淺中狹量取忌

而其才名操行衆稱廉幹之吏乃時馨揑事誣陷竟以不謹罷斥矣是借考察爲祝大冊報讐也臣嘗恭讀　大明會典一欵　朝覲考退官員果有執法被誣奪職許大臣言官即時論辯吏部查訪具　奏定奪今沈鈇馬猶龍二人執法被誣正合此例乃大臣不言言官不言是終無爲執法之臣吐氣而竟二人不白之寃者也此時馨之得罪於朝廷而中外人心所憤恨而不平者也然而時馨市恩鬻爵更有不止此者原任御史賈如式故相張居正黨惡之尤者如式巡按江西趨媚陳炌朱璉

二子俱以白丁中式後經言官論劾二子俱奉
旨革退爲民而如式亦劣轉回籍此萬目共見士林
所最不齒者乃竟以行太僕寺卿起用矣是借起
廢爲小人向用之資時馨非有暮夜之金日中之
市何以病狂喪心一至是也卽今嵗上吉方用賓
等贓私發覺確有證據乃托之走空光棍以厚自
掩覆何時馨旣斥之後而走空之徒遂不一二聞
耶諸奸貪罪狀不能悉數總之時馨用計以愚丕
揚丕揚設誠以待時馨不虞竟爲時馨所誤耳有
如丕揚而靜聽朝廷處分時馨以權歸

皇上以公論聽人心大臣之義自處不當如是丕揚顧乃惑於時馨之說遂出頭以攻思孝思孝遂反辱以攻丕揚自是而後呂坤攻江東之江東之亦攻呂坤某某等攻又炳文炳亦攻某某以言官攻言官而言官之體傷以大臣攻大臣而大臣之體傷言官大臣更相攻激而　朝廷之體傷丕揚辭則留思孝辭則留呂坤江東之辭亦留留之不勝留也而不免因留以為辭也辭之不勝辭也而不免因辭以為攻也相攻相激愈辭愈憤顧身家而辱

君命知爭許而誅臣守也貪臣之順指奉若蓍龜
明君之令謨渺若弁髦壞法亂紀自今日始此乾坤
何等氣象耶假令諸臣而不忠不義原無一毫愛
君憂國之心也猶可詭詭自是假令諸臣而原有愛
君憂國之心也故知其杜門謝罪有不能一朝居乎
其位者而
皇上何以留焉
皇上使臣以禮則有之而
皇上自爲　社稷計則失矣臣敢爲　社稷計而因
爲諸臣計則諸臣今日之義萬萬無一可留者江

東之褊心直腸原非容世之人世亦豈能容之臣爲東之計宜去也呂坤曾有道學之望而罹兩舌之譏臣爲呂坤計宜去也沈思孝凜凜以節氣自負乃志大才踈氣有餘而識不足難進易退誼斷有不可留者臣爲思孝計宜去也孫丕揚高自標持以澄清天下爲已任自謂抽籤一事可以報效朝廷乃大籤小籤之異制浮票暗記之異用弊孔百出動輒以至公惡

皇上臣謂丕揚也而誠秉至公何不以員缺籤筒令聽選者自掣之一一待命於天而毋令退者有後言

也臣固知丕揚伎倆止此矣即今時馨一斥而丕揚不勝其溺愛庇護之私驅臺省諸臣蜂起而從之即稚負時望如副都御史某者一入 國門便立呼文炳辱之抑之使不得伸其說沮之使不得行其志師師百官豈遂不能容一文炳乃比之註籍告病以去也消言官忠諫之氣長羣枉狐媚之風紀綱倒置忠邪混淆有識之士並爲寒心此可爲 社稷之臣也乎哉臣爲 社稷計則丕揚宜去也諸臣不去而議論不息壞 國是亦所以累晚節也諸臣一去而議論遂息全臣節正所以定

國是也顧臣之爲此說也大臣持祿而不敢言小
臣畏罪而不敢言即二三執政亦恐恐焉畏左袒
之議其後而
皇上復以寛和容與羣制不斷之意行乎其間以勉
留諸臣致令　廟堂聚訟之風臣工告訐之門日
浸月長爲世大患所謂諸臣富貴能自取之留禍
患以遺
君父是可痛恨耳臣之所食不安餐臥不貼蓆明目
張膽以報
陛下者也伏乞

皇上深計 社稷總覽朝綱自後孫丕揚沈思孝等
疏乞告歸進令回籍以全臣節以定 國是以肅
清 朝綱仍
勑下都察院併六科十三道諸臣以後言官論事但
有庇護奸貪者即以不職叅論庶大臣法而小臣
廉體統正而 朝廷尊 廟堂崇推讓之風 國
家臻和平之理
陛下之福 宗廟 社稷之福也不此之圖而付天
下紀綱於奸剛使氣之臣他日 國是愈搖禍延
宗社

陛下卽九死骈磔不足以謝　宗廟在天之靈也臣寧爲得禍無敢欺

君冒死以陳臣無任慄息激切之至

河南道掌道事湯兆京為邪臣阻撓京察乞
賜乾斷以重　大典以肅　國紀事臣惟五年
大計有斥無陟有怨無德自非
君父責成誰肯自招嫌怨故在部院則臨時取
旨在河南道則先期題定以防推諉蓋事關通國人
各有心口實難調惟有邪正之大關不爽厥幾
朝廷之委任不虛人孰甘放廢人孰無交遊縣令在
途誰任將來故萬曆二十二年有考察後內外官
員有代辯者照御史傅霈重處之例　國典具在
不意今日乃有廣西恤刑主事秦聚奎者明知察

疏巳在

御前不候處分代人訐辯且獨於金明時則反覆詳

救不遺餘力聚奎會爲縣令外訐被劾調簡旣痛

心察典復見中嗡訕遂欲倒翻前議另立乾坤算

命該死豈成士人之語旣肯謂明時忠賢臣復何

說明時人品不必問之朝紳卽輿隸市人口語具

在久病故不顧體面不顧體面故思逃　察與千

二月疏门明有考察字樣在內不但使太宰有同

鄉顧忌之嫌抑使與議者有反處言官之慮其要

挾之情共知共見二月二十五日會單與科臣考

功已共誣處二十八日次會復商訂不移隨經告
臣之堂官矣因念冢宰主計何得始終不一見故
于二十九日三官同往而不意冢宰見辭考功出
會忽謂明時議欲寬處臣恐無以服閭巷心故出
此單轉呈冢宰臣所備單原止貪儉有病私通賄
賂八字因變更出于臨時明知被挾故當在
朝房借筆考功復增數語蓋有畏扯者臣無畏也臣
若飛額[illegible]遵自當調停兩解一任轉移緘口而退
今日豈[illegible]嫌恨然
明命在上[illegible]法在臣臣愚臣愚臣不能也至于明時

後來　樣觸犯非人意想所能逆料聚奎臭味同
明此之傳之天下謂何如人計亦左矣抑臣因是
有慨焉乙巳之察沈一貫主張于上姚文蔚錢夢
皐葦鴟張于下李思誠亦思逃察具疏欲上尚復
中止至于今日則事前有疏事後有疏矣明懸榜
樣以示後來當事者惟有習爲藐指一味調停而
已在若輩不過洩一時之忿士君子宜何如爲世
道慮也伏乞
聖明亟　賜處分庶　朝綱肅而　國是有賴矣臣
無任悚息竢　命之至　辛亥三月十五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奏爲考察
國典攸關支辭撓亂非法懇乞
聖斷處分以重大計以息紛嚚事竊照
皇朝典制三年一次外察六年一次京察以汰官邪
警有位也然而人情難齊誰不欲保其官亦誰不
欲全其所好一旦將奪其所欲而斥之有不怫然
忿譁然辨乎則　朝廷成訟府矣是以有自辨之
禁有代辨之禁載在條例至嚴也頃者京察雖舉
猶未奉
旨有刑部主事秦聚奎乘隙代辨累累多辭難逃

聖鑒先是察期將届職以求去未遂之人謹循職掌
與河南道湯兆京等分發訪单遍行咨問久而收
单又久而與考功司會单而聽部院之長主裁考
察斯時也四人拱對八目闕单誰敢修怨亦誰敢
避怨誰敢私庇亦誰敢私陷而況敢阿黨害正乎
倘一人欲有所阿欲有所害豈同事者盡不肯肯
從之耶夫譽人一言喜之動色而況欲全其已破
以博人悅甚易者聚奎為其易耳毀人一言根之
切骨而況將遣之劣處以免人怨甚難者職等為
其難耳而人固難知也事外者或僅得其槩而事

內者必者其詳事外者或止御其迹而事內者必究其隱拮据未幾營議已至恐他日爲科道者不敢復管考察矣其如國事何計今歲所察二百三十餘人其中間足機謀者不知其幾强有力者不知其幾合衆謀孝衆力而淆亂是非將南北東西之易面況當察疏未下之時拾遺未上之日其猜疑挑激以覬僨事者又不知其幾何怪聚羣之有此本乎嗟乎風習既久則貪縱非託寬容爲本則嚴處生憐然愛才容衆職等獨無此念哉顧其單款開陳衆口難塞是以再四商評且留且去且重

且輕寸心欲嘔幾番閣筆無奈大典森嚴不可歇
耳在職等因公任怨在諸臣亦宜因公引咎在傍
觀者不嘗因公而付之靜乎何遽為人出脫而漫
舉人以黨附職等非附人者考察在事尚未與冢
宰一面何有于詞林諸人今將謂其所出脫者亦
其所附可乎竊謂察疏不下致釀釁端撓亂大典
實遺 明禁伏惟
明裁斷不然二百三十餘人者誰無親誰無友誰
古誰無口紛紛何時已耶伊亦謂諸臣不能盡
定未嘗不自明也倘謂職等為妬賢為害正

則前曠猶在

御前請將姓名擲之通衢聽萬人之論若有懷私枉

陷職叨冐科臣班在道臣之前願先反坐職以謝

諸臣終身竄逐不敢怨尤勿但坐湯兆京也

辛亥三月十五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爲據單秉公考察補

姦挾私反噬懇乞

聖明覽單嚴究以破姦謀事臣謹奉

命於三月初二日考察京官受茲　重託焚香誓天

期於至公至當以答

聖明臨時令考功司先會科道於　朝房又一日臣

自會都察院於後廳又一日會九卿於後堂各衙

門分註屬官之賢否臣部院總合衆論以折衷幸

而苟完察事臣等慶幸謂可不負

皇上付託矣不謂十三日忽有刑部主事秦聚奎疏

受姦黨唆使突救被處者七人初臣受事時即對衆言今次考察人情險詐不必管他門戶分合只照六年官評定其去留今查聚奎申救七人臣素愚昧一向未悉羣姦結黨之狀今亦不曉其脂指者為何人姑照訪單尋繹頗得其主名皆惡跡滔天姦謀蓋世其中輕重亦有不同所以考察之時臣偕同事諸臣照單程量分別輕重有竟黜者有留根者有外陞者皆盟天誓日毫無枉濫乃羣姦目恃黨與繁多勢力强盛公然違悖明例攪亂

大典籍手素稱穢臭曾經考察劣處之秦聚奎倡言
申救臣等不足惜其如
祖宗二百四十年來 大典之決裂何哉臣謹將聚
奎所救七人原收訪單隨本進呈
御覽恭候
聖明裁決至於金明時贓穢狼藉萬口共罵已經
皇上下部院參處不敢復贅其七人訪單分為七封
俱係原單不敢別謄以 獻眞誠伏惟
皇上念 大典之本重恩
祖制之甚嚴將秦聚奎所奏並臣七封單

速發都院會同該科議覆又乞

皇上將臣先行罷斥以快羣姦之意臣無任戰慄待

罪之至奉

聖旨考察大典自辨代辨明禁甚嚴秦聚奎如何違

私瀆奏希晶阻撓本當照例重處姑從輕革職

任湯賓尹等着各照考察及例推疏處分其單開

事跡姑免深究金明時着候覆疏另處卿貢公持

正朕所鑒知還遵屢旨卽出供職不必固辭

辛亥三月十五日

附伍容菴彈園雜志

乙未富平主外計將考功時馨以私憾去丁參政此呂沈繼山爭之富平不悅會蔣調文選被論富平怒嗾言官劾繼山又添造參政訪單上之參政逮問謫戍今憤秦主政言將七人摘參已奉

旨照考察例推處分矣而復以各官訪單進呈請乞

嚴究微

聖主寬仁置之不問則此七人者皆參政之續爾噫若富平公可謂年彌高而性彌狠者歟

命一下外即推李修吾內即推王衷白業有成議矣自邵既上而淮黨嚣爭不靖矣自金既上而秦黨嚣爭不靖矣李王兩人深相固結而淮黨即秦黨似分而實合雖大宰中立無黨然而耄矣故羣小藉其權以快其志邵之遠推錢之劣轉劉之考察喬應甲之外補皆兩黨意也昔人云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信哉斯言

或問何以見兩黨之合曰某某等皆有才智有氣力蓋朝於淮而夕於秦者也而授意段汪以攻徐兆魁近授意湯喬以黜劉義齊等顯著實跡縉紳中

無不知者且此不逞者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不快
意不止異日恐太决裂禍且移之宗社矣更可恨
者借東林以箝衆口衆口不可箝而東林已受毀
矣東林中有賢有不肖故無以盡服輿論若一槩
毀之亦非也

皇上因處劉義齊故計疏久留後見銓閣臺省催諸
欲全大臣之體故不得已而下及太宰因人言再
三以義齊等七人訪單進　上意不從蓋
聖衷自定也不然七人皆被遂謫戍如丁參知矣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爲贊計無能煩言驟起懇乞

聖明早　賜睿斷以完　大典以正人心事臣服官四閱月惟考察一事爲兢兢本月初二日已竣事具疏　聞矣竊謂冢宰孫丕揚以耆碩重臣毅然綜攬其事諸臣皆一時選擇而使協力同心臣可幸藉手無罪不意忽有刑部主事秦聚奎之疏也疏雖未明罪臣然而部院一體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能晏然而已乎夫京察之視外察難矣今次則尤難之難者也一則門戶既分戈矛易起少

少沾着便疑一則經旬俟
旨夜長夢長名利場誰肯甘心撒手說宽說苦聚蟻
成雷故曰難之難也臣俯而 告墓仰而告
天入而屢疏告于
皇上無非欲秉公持正使小羣渙爲大羣有事化爲
無事以無負犬馬初心而口語尚煩 紀綱不肅
是臣之明負
皇上也至于爭之一言更不容無說夫考察公 典
也以公心斂公論彼已何分今次會同原無同異
惟是太宰之見主于去邪勿疑而臣與各部堂上

官兼有愛惜人才之意未免稍一費商確云爾此固向來會議之常何至如道路流傳之說哉若使人任怨而臣任德以自于鄉黨自好之人臣非直不敢被此名且有所不屑矣嘗試論之人情之苦被察單爲此官然近稍往牒不有永不敘用而旋賍公卿乎亦顧其人何如耳

祖宗立法得失利病俱許諸人直言冤抑者得自擊登聞鼓申訴而獨于考察不容登眞謂奕世之後主察者人人皆聖賢被察者人人皆共工驩兜哉誠念此誠爲怨府不得不假之事權而深防其潰

裂焉耳故寧使人臣輕視此官而不可使
人主不重此　典何也輕之而官固自在重之而典
始可行道實並行而不悖也今察墨未乾彈文已
至舉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事自臣佐討始之臣誠
無所逃罪使尤而效之抑又甚焉日後誰復爲
皇上任茲役者端胡可開漸胡可長耶夫明目張膽
論列是非者言官之事也據經持體引咎責躬者
大臣之事也臣事中之身不敢不一體分謗事後
之慮不敢不杜漸防微故直陳之如此伏乞
皇上將考察原疏即

賜批發其聚奎論疏與諸臣辯疏一併

聖裁賜決施行毋令日久枝蔓愈廑　聖慮國事幸

甚臣等幸甚

辛亥三月十六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奏爲匪人承乏臺事

日非懇乞

聖明亟簡重臣以肅憲紀事臣最庸劣罪案如山

皇上第憐烏鳥之私情淵滌遺愆責以後效臣戴茲

高厚揞竭捐糜顧臣心終無窮臣力終不及也數

月以來出入公堂如期升盡不過檢點文移標判

月日而已爾至于大關鍵大綱維如所謂表正彈

壓振肅激揚毫無有也且上無僚長之禀承下無

同官之商確形影自隨千瘡百孔以故物望漸乖

人情厭薄卽

祖宗黜幽大典小臣得出片紙撓之而河南道以
欽命管理之臣任怨任侮莫可奈何二百年紀綱一
朝屑越矣向使臺有重臣如汲黯之爲御史大夫
而淮南侵謀包拯之爲御史中丞而百僚肅服則
正笏垂紳儀刑自遠寧至震　鎩羽若斯之亟哉
臣數日之內真皇汗而無以爲顏且感慨而漸以
成病稱茲　負荷萬萬不能矣除泰聚奎事情非巳
具疏金明時過犯候同部科叅看外伏乞
主上亟將原推左都御史呂坤左僉都御史高舉覆
憲成郎

賜簡用以濟時艱俾臣得逐隊隨行稍藏罪拙即與

疾病亦可退息山林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辛亥三月十七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爲察疏久留懇乞
速發以無傷黜惡　大典事臣惟今年京察自三月
初二日舉事至四月初三日尚未奉有　允綸即
臣奏　覽訪單未見　發處臣竊仰窺豈泰聚奎
之頌言或有惑于
聖心乎臣亦甚疑請數其可疑之狀方部院考察時
也應處者即日具名以聞人名固在
御前也聚奎何從知有七臣之處考察諸臣旣有訪
單單固在各臣家也聚奎何以知臣之罪此其醜
正黨邪不知作何穿窬不畏泄漏故甘爲大言以

欺人耳此豈光明正大之君子哉比訪聚奎之官箴荏績溪則績溪貪酷御史李雲鵠御史孫居相几經擬劾賴寧國府同年張推官救解調吳江則吳江剝削齊追五六年錢糧嘗監幾十百囚民寃無告指沈王事所上原書可證尤假錢神方叩部轉其人之貪汙可知矣既得漏網更敢反噬而梗

廟廊之大事乎此舉動辱天曹而傷　國典若不

賜處而

祖宗之大政被邪人之揶揄壞矣將來誰敢仍考察

哉伏願

皇上早下察疏無遲

祖制其聚奎

勑下都察院應該如何處分則　明例昭然莫敢犯

其于　察典有光而衰臣亦賴以全晚節矣臣無

任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三月十六日

江西道御史喬允升為邪臣敢亂察典姦黨益肆
兇謀直陳始末仰達
聖聰以昭公論以肅官常事臣奉都察院札委協理
河南道管京察事凡諮訪收單會單臣亦得與聞
矢公矢慎辨別忠良廓清邪罔博詢廣採拮据累
月庶幾克襄大典以仰裨
陛下平明之治不意察典甫竣邪議猝興臣始嘆所
詢所採之不誣而奸黨蓄謀不至大亂天下不止
也蓋往日之京察易今日之京察難臣敢不據實
為

皇上陳之往日權奸當國廣布私人是非皆其主張黨與有所憑藉去一奸如拔泰山斷一佞如鞭馬腹即有當事之人奉公秉直稍處一二必欲能忤一任權奸爲所欲爲君子不過持清議而已然而皆彼羿宗也故曰易乃今日則何如也自沈一貫專權亂政以來伐異黨同妨賢病國宄險之輩引爲腹心無恥之徒爭作鷹犬清正之大臣不盡驅不止敢言之臺諫不斥不休通同作弊賣盡朝常賄賂公行壞盡邊事至于妖書事作借爲一網打盡之謀忠臣義士人人自危向非

異議鼓噪進希大拜者攙劈其間一貫散亡餘黨一呼百集引誘後進眩惑時流後來之人未嘗始未不察情偽或過聽而誤信之而不知其皆一貫之餘黨也至于今而彝屯蟻聚卒然之勢成幾于不可拔矣在事諸臣冒然拔之宜其狂鋒之遂逞也向日之清議君子持之今日之清議一貫之餘黨借之故曰難也至于王之禎奧援通神一力保護鐵壘銅城遁淵逃藪彼神奸鬼巧乘機搆難滑亂黑白之小人全恃此耳湯賓尹輩傳家正派號召一旅無識見之徒走捷徑之輩敗鼓殘旗亡命

之黨翕然擁戴以至公然犯順與正人為難以

宗社為敵也又有人焉處陰陽之間窺漁人之利不

難極力周旋植黨行私以覬覦他日握大權踞大

弁是以羣議于

明旨未奉之時以為後日翻案張本使國家治而復

亂姦邪去而復來

皇上試觀如此邪謀如此舉動乘間竊發何所不至

其漸可長與否　社稷蒼生能堪此輩鬨亂與否

伏乞

勑下部院重加究治處使　朝廷有紀綱天下有公

議後來考察有一定之銜不至于反脣互噬流毒
無窮已也臣不得不據所聞直陳如示于
皇上之前使權姦餘黨不得借口公道以煽惑人心
不得托命元兇以其危
宗社而聳小擁戴之大僚不得居間播弄妄覬權位
以中善類而戕 國脉天下幸甚愚臣幸甚
辛亥三月十七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爲伏枕求歸人言又至
乞
恩憐放以避禍機事臣呻吟床褥七疏求歸屢荷
眷留未蒙
憐放忽于本月十三日聞刑部主事秦聚奎有疏大
約乘察疏未下代人逞辨力詆當事併及于臣其
中惡言誶語臣不必與較但念考察一事部院主
之吏科河南道考功司佐之一時在事諸臣皆表
表名賢揩天從事十目十手指視昭然臣何從而
暗鼓殺人之刀耶臣自歲暮抱病杜門不能延接

一客親戚故舊一槩謝絕吏部尚書孫丕揚
三朝元老臣生平事之如嚴師當臣未病時以銓曹
冰鏡之地數月不敢一見即以公事往會亦檢束
身口不敢妄開一語豈以端方大老之前敢以浮
游之言進乎自臣抱病足跡頓絕何脛何翼而能
裝陷他人又皆素不相涉者皇天后土在上乃以
加臣其術更巧于前究矣究矣然聚奎之意不獨
在臣也一則曰惟有秦人而已矣一則曰令大僚
惟有秦人克斥是聚奎之最嫉最忌者獨在臣鄉
與去歲金明時疏中屈指關中十爲盈數之語互

相印証非盡逐臣鄉之人盡掃臣鄉之跡其意未有休也嗟夫臣鄉何罪偶有一二替糾皆係孤寒平進有何扳附但不幸偶會一時頗刺人目故毒鏃銛刃羣然奮臂以相向耳究矣究矣臣積病已深歸心日切惟覬

聖慈蚤發臣疏亟

允臣歸不第全臣名節亦可以脫臣陷穽覆載生成感戴何極臣無任激切顒禱之至

辛亥三月十七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推陞陝西寧夏兵備副使喬
應甲爲微臣思親病劇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以供子職以便調理事臣家食者六
年奉
旨回道僅九閱月膺權招忌自分大計不免詎意事
出望外不在幽黜之列仍升臣陝西寧夏糧儲副
使候
旨旬餘不蒙
發票夫臣存實心幹實事說實語者也久知言路不
宜先曾乞

恩外轉況寧夏邊方要地多有實事可行且兵備絕
綱憲臣豈敢少爲厭薄但擬陞于題
請之後是僻素心而外轉于考察之時則爲劣處人
顧自豎何如耳即一時遭際亦豈能盡蓋生平惟
是臣父母在堂年踰古稀臣兄弟四人中間二人
系逝遺有兒媳累臣父母撫育尋復有總功之服
臣父怨臣嘗云庭前諸孫此失瞻彼失依無一周
全者觸目傷心情緒可知臣讀之不覺五內如割
恨不縮地以歸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
夫將之爲言養也臣入京將及一年而家有不得

辦之父母于職開銜封此時臣父臣母倚門倚閭撫衆孫而淚下想望千而望懸臣俯仰繫念南北隔天安得不曠職業而興思陟岵屺而懷內顧也伏

願

皇上怜臣父母年老臣身多病求去情真別無假托

更乞

勑下部院俾臣沿途候

旨不然或以原官或以新銜早為題覆准臣致仕從此養老恤幼以便調理則長林豐草之中皆頌祝

壽之日矣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催考察會疏久留乞
賜罷斥以免悞大典事臣惟堯舜之治天下也四兇
必去以癉惡五臣必用以彰善何哉蓋以邪正進
退治亂攸關其所係于　宗社者不小也
祖宗朝來任部院以進天下之賢會部院以察天下
之惡故得久安長治頃者京察自初三日疏入計
二十日不報矣羣言揺亂人情洶洶泰聚奎之反
噬金明時之要挾可証矣九列之人君子氣微羣
姦黨盛小人勢勝此　國家安危之機也臣是以
忍老忍病而不去與了此察典以報國也仰見

皇上之進賢既不肯輕黜大臣于除惡也又不忍急
處邪黨其流之弊必至于大賢不進大惡不去其
何以聯屬衆正以成太平平本之臣丕揚忠悳之悃
至明歟知人以致舉動不孚于羣心會處不當于
聖意耳
祖宗大典豈可以臣一舉動之不當而遂遲之乞
皇上先將臣罷斥以為不善調停考察之戒即當發
明綸以彰考察 天威將 雷霆一發羣邪落膽矣
不干祖制有光哉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辛亥十一月廿四日

南京吏部一本爲遵例嚴核考察以厲庶官事考

功司案呈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本部

送准吏部咨等因到部職謹會同南京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丁賓與同各該堂上官將各該衙門

堂上五品并所屬五品以下見任陞遷公差丁憂

養病給由聽調等項自萬曆三十三年正月以後

未經考察官員從公甄別取等稱惟六年計吏簡

其才而澄汰不才毋使浸淫敗類耳顧人才之中

闒茸之害猶小瑕詭之害實瑕詭之人每每不安

常而求異動務上人心疾勝已暫相倡和究必參

商必使泮議叢生常業耗廢舉步蹊谷滿眼荊榛則有才而不善用之故也臣等此番遵行功令主于懲墨去貪一洗濁漳而其間芟及才名者亦二三焉此二三人者作吏胥有卓績任職不憚危言憂時憫事頗懷救焚拯溺之圖杜漸防微亦著曲突徙薪之效臣等寧不聞之然其瑜不揜瑕終不克始一則禍舌鋒而黨護幾混雌黃一則旒尾蠹于貨僚肆逞機械乂有深謀秘算陰設陽施貧戶擠排希心攜戳之其人趨操雖別回遹則同即與幹揆修而律以 國體士風寫足觀乎用是斷乎

中正之規斅其姑息之愛並施矯枲畧示懲創非
不惜才所以匡其才而全他日之棍用也再照畧
年舊額署有定員而令偶數値其嬴故法經其察
此則不以例拘亦不可爲後例者躊躇再四善心
莫吐柔腸屢廻總之矢公矢愼爻盟天日均從衆
議察諸國人之不可決于善者之所惡庻幾後昜
風尚陶冶眞才用適蕩平正直之路以爲　國家
而已他何計焉臣等不勝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初一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升陜西寧夏副　喬應甲揭

今歲大計以四明山陰爲題大綱不錯節目何妨君臣之外轉出自素心況寧夏要地何嘗負人乃佐察諸君嘖嘖有言咸以太宰計較不肖爲口實安知前此不有中職陷職因不見面而激怒于太宰者乎别者無論謹以考功之乖張向縉紳一言王省愚未宿部之先每向人言太宰耳背諱不得話又說年老使性伴人行不得事有口有誣難以枚舉只說初二日考察二十八日考功考滿謝

恩時差長班請同見

朝兵部辭獄我到本部常坐處作無病呻吟狀謂太
宰必欲處裔其王弘亭劉義齋三人劉義齋是湯
頂齋王意我不敢爭還有兩三日工夫儘我力量
替裔替王爭爭之而得則罷爭之不得我必不打
印于印子何物不及知此一副利嘴明知薛與王
厚而王爲職所薦士均之得罪權力者既假手于
太宰又歸怨太宰即此一節費友賢堂官吏部何
地出此人物而稱考功司察典乎數日內二同年
二同鄉傳曾眞于王省愚說話太宰計較爲職上
疏有關中兩孫字樣又言認孫爲孫大可驚人夫

科一道下顧俱言職拜太宰門上人不得傳用拳

辱打等語此又是昔年造謗軍師賑濟之說不久

稍聞南京嘗有跡至可恨可恨誠查職一月何曾

出門乎發抄解之

辛亥四月初一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爲懇乞

聖明速完　計典以[illegible]　朝斷事臣受

命佐計雖云竣事不敢不虞始懼人情之過激也故

務消釋之以和平繼慚物望之未孚也又思彈壓

之以總憲朝夕祗畏如履薄冰乃察疏之達

御前計今已匝月矣尚未可知下與不下不下則留

用諸臣素服角帶無罪而同于待罪何以作其任

事之心不下則被察諸臣廷次杜門欲行而未即

成行何以釋其羈縻之苦竊以爲

祖制所必無而太平所不必有也或者更慮羣聚生

諱愈多枝節則臣謂未必然夫官曰儻來仕路宦海升沉起復何代無之顧人自爲何如耳不怨不尤乃見君子患得患失是爲鄙夫有志者宜何如擇焉故未察之先臣之定人也以生平既察之後臣之定人也以器識知臣罪臣臣何所敢量哉獨念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帝王之明訓也執狐疑之心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古今之炯戒也以

皇上之

聖明何難片刻了此乃日復一日旬復一旬

國體傷矣

王威褻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抑

聖心之致疑或觸于煩言之驟起然煩言之易起或

亦由

聖心之易疑乎不然

皇上御極以來京察凡七舉矣昔何默默今何紛紛

臣等自宜責躬

皇上可不思其故耶臣一念愚忠原無偏著㫄欲于

時清　王

聖之朝了事者省事共臻蕩平故敢隨閣部大臣之

後具疏催請伏乞

皇上垂神省覽將考察原疏卽

賜批發施行所省者實多所全者實大臣不勝激切

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初四日

刑部等衙門爲喧嘩道臣敢犯　明例伏乞　重

處以懲姦謀事貴州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題前事奉

聖旨金明時着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其干犯事情還

着該部院擬罪來說欽此欽遵抄部送司該本司

問得一名金明時年四十四歲浙江德清縣人由

進士初授江西太和縣知縣蒙行取陝西道御史

狀招　國家典制凡在京大小官員五年一次考

察俱由吏部王裁遵行已久萬曆三十九年正當

考察之期明時係聽考道臣三月初二日奉

旨考察該掌河南道御史楊兆京開單以明時要挾
轉送吏部該部以遂疏論明時不許赴部考察題奉
欽依着會同都察院從公議處明時具疏自辯不合
不行檢點致語句字樣犯
御名一字致蒙
御覽查出遵奉
欽依金明時着該部院一併參究治罪行間又該吏
部題奉
欽依着該部院擬罪來說抄參到部送司將明時行
提到官再三研審前情明白看得金明時名掛彈

章心急衷暴意氣不覺其倉皇下筆有失乎忌諱
既煩
明旨當按　王章及查
大明律法云凡上書奏事誤犯
御名者杖八十二字止一字者不坐罪金明時所犯
乃一字也據律應從末減但屢奉
欽依而疎略之罪亦不可得而辭也今蒙取問罪犯
議得金明時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杖八十有　大誥減等杖七十係官運囚糧
贖罪完日遵奉

明旨冠帶閒住照出金明時該運囚糧七石每石折
銀七錢共銀四兩九錢赴陝西司上納作正支銷
取實收附卷餘無照卷查先該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孫丕揚題爲倡言要挾自干法紀金明時既有
公論卿便會同都察院從公議處不必推辭欽此
金明時又疏爲被參靜聽復鬧人言謹畧爲剖析
以祈
聖斷事奉
聖旨金明時已被參論只合靜聽處分[illegible]何又行瀆
奏本內干犯字樣好生縱肆着該部一併參究

欽此又該吏部尚書孫丕揚題爲喧擎道臣敢犯

明例伏乞　重處以懲姦詐事奉

聖旨金明時着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其干犯事情還

着該部院擬罪來說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問擬前

罪等因案呈到部臣會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

弘綱會看得金明時意王搢白詞欠周詳旣因迫

以疏疎乃誤緣而觸忌雖律寬徧諱而微有勿論

之條而犯在

至尊終難免失錯之罪及查往例原出罰俸今已褫

職名擬杖懲旣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候　俞允

命下本部將金明時追贖發落回籍冠帶閒住庶法

紀昭而臣工肅矣奉

聖旨金明時既經華職依擬追贖發落以後章疏還

都着加意敬愼不得有違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爲察疏久稽臣罪日
重懇乞
聖明蚤賜罷斥以明法守事臣惟斥幽之典肇自虞
周
太祖高皇帝因之著爲　令甲外察三年京察六年
無不朝上而夕報者二百四十年來諸臣斥者斥
降者降外者外罔不凜凜于三尺而攝伏于　雷
霆夫是之謂法紀重法紀所以尊　朝廷尊　朝
廷則部院所以明職掌也前者考察日期未蒙
欽定部臣暨臣不難以去就爭之凡以職掌所關

不容自臣等啟耳今黽勉竣事具疏 上聞已經
三四十日
皇上亦既省覽而發票矣一時大小臣工跂望 明
綸不啻饑渴而竟未蒙 賜發也頃臣具疏催
請尚謂
皇上每事慎重不敢遽爲迫切以瀆
宸嚴乃今又數日矣敢終泄泄而已耶外庭口語皆
意揣聚奎一疏或壓
聖慮所以遲疑果爾則
祖宗萬世之 大典可以片紙阻撓而自辨代辨之

明例可以一朝剷削矣紀綱法度之謂何況臣應

召出山方籍兹一役以效狗馬而首不蒙

聖鑒則銜門鈇之廢弛之狀種種所當修舉者更何

以責效將來伏乞

皇上將臣　亟賜罷斥以謝被察諸臣以祈

速發察疏及太宰論劾疏以存

祖宗二百年舊章毋令撓法者趣至任怨者灰心臣

不勝激切

辛亥四月初九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爲直補缺官大寧懇
乞
聖明亟下補官明命事臣惟
皇上中天下而立華夏蠻夷無不尊親者恃內有分
職外有分土之命官以責成之耳故官不可缺缺
則乏人以任事命不可緩緩則曠日以無官此太
平天下之原也仰見
皇上推官之允其難其愼默一大臣如不得已豈非
聖明詳審之意與臣以爲可慮事體正在于此如今
之陞官涂宗濬陞宣大總督 命不候代去矣乃

延綏劉敏寬之新撫猶然不　點千里邊圉誰爲保障李三才以淮撫奉　旨回籍矣乃新推之陳薦猶然不　點四百萬石誰爲轉運王象乾推戶部尚書矣郭正域推禮部尚書矣孫瑋推工部尚書矣呂坤推都察院左都御史矣而　旨皆不下然則爲

皇上主持部院者誰也劉應麒推兵部左侍郎矣王國推兵部右侍郎矣張問達推刑部右侍郎矣高舉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矣而　旨皆不下然則爲

皇上佐理部院者誰也科臣曹于汴推京卿矣道臣
徐兆魁推京卿矣　旨皆不下將令守舊官乎從
陞官乎豈得不兩面推委新選李成名等皆擬給
事矣楊鶴等皆擬御史矣　旨皆不下將令從科
道乎仍舊官乎豈得不兩難悞事中間又有煩
聖意者呂坤一推催至二十疏高舉一推催至十餘
疏考選一疏催至十餘疏
皇上豈不厭多言乎而何如一允了也前察日期請
旨十疏不報今北京察疏經月不發南京察疏多日
不報叅秦聚奎疏亦許久不下

皇上豈不籌畫之乎而何如一發完也

皇上聰明天縱科道耳目糾察誰敢毫私安逸

聖鑒令通國各青衣黑帶候 旨月餘矣綦聚奎之

黨乘 旨未下具揭揚言冀燃死灰豈渺山關係

此考察

明旨不可不發下也臣受 國厚恩業八十歲令四

疏告老矣真見太平一線之路全在疏章不停不

忍不自獻赤衷故敢效此狂瞽伏乞

皇上大普日月之明發壅滯之疏慰臣民胥悅宇內

太平矣如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揭近見冢宰疏論泰盪虛父母令吳江時事謂沈主事上書可證但稱沈主事不及職名可以默矣職數日內側聞外議僉謂指職每有問及槩不置喙職謂可以終默矣不意風聞之下流傳易訛既不知職所上何書亦不知職書上于何人併不知職于何年何月何日有上書之事轉相揣摩咤爲疑事或謂近日泰盪虛出疏后職上書冢宰或謂往年泰盪虛被察前職上書當道無端弓影幾惑郢書大節所關非細惑不解一有所爲職雖不肖猶不出此職止記憶丙

午年爲舉人時有一書不過直達秦父母者乃邑

人所知追想此外並無他書須至揭者

辛亥四月初十日

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揭爲請息須囂以保首領孳職何者服覩時事而見夫考察之不公也挾嚇之無據也諸臣之所爲欺蔑我

皇上者已明明肆無忌憚矣職故于三月十二日具有捨死報　國一疏蓋憤悶不平不得已而有言猶恨言之未盡什一也　今典不云乎凡考察有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職雖非科道官亦非被叅人豈忍明知而不明告我

后也自拜疏以來職一切緘口而以是非付之公論以處分候之

聖明理法自應耳　部院之嘵嘵爲以腐鼠相嚇也
彼其催察諸疏自是職掌即強坐職以撓亂代辦
亦猶似應兵催是語多安排心存庇護更若輕聽
溢傳之言而牽合轉換不常使人見瞰掩口者豈
欲求伸爲罪職地也夫罪則何懼果罪又何言焉
況職誠有罪不過如部院所云撓亂而已代辦而
已且直言之諸人原與傳霈之代兄辦者不倫也
職何罪而何懼若夫嫉賢病國則傳云屏諸四夷
矣若夫謊誑歟
諸轉換支吾顯供案傳播者則

聖諭當斬首示衆矣法稱天下之平决未有行于小臣而獨格于大臣與要臣者職願以孤立受屈故夫今日之事職願以老成間重一言爲部院效忠告非爲區區部院惜爲　國體惜也非爲職慮爲當斬者慮也若夫考察之多故且不盡言以傷雅道矣須至揭者

辛亥四月十一日

吏科給事中楊之煥爲銓務廢弛仕途淹鬱懇乞
聖明亟下察疏以便責成修舉事項因察疏
留中該部院屢次催
請猶只以計典一事言也詎知一事稽遲遂至無端
廢閣即如教職掣籤例于三月二十五日今已愆
期半月餘矣候者以日爲年選者尚未卜日竊念
諸生遠客孤寒就中不獨途窮亦且多悲日暮以
蕭條風燭之身委頓珠桂之地進退維谷粘壁待
枯無論樸樕作人
聖朝所重卽此坐困之狀亦足干天地之和此其應

急舉行者一又如內而中行外而推知等官資俸過期者率多淹滯而不遷其輪該京秩進士次序已久者又多守候而不補則苦于無缺故也合候大計缺出將資俸深者分註各部仍不妨俟月考選前薪不積則後缺亦多既使久任者不衰于二鼓之餘又使久候者蚤効其一割之用此其應急舉行者二至若考選候

命已踰年雖諸臣無討日之心而軟禁豈

清朝之法其擬授南京科道在此空廢尤更無謂合無照南部例准令[illegible]候

命外仍望郎

賜檢發燕言路獲連茹之慶而旅臣亦得免羈紲之苦矣此其應急舉行者三臣且不及槩舉枚卜起廢補大僚以及　題差推升銓補等日逐諸要務即此目前數項可容一日廢閣乎年來上下否隔彼此乖離實政不修空言是兢猥云時局莫思在公以致無事不廢弛無官不壅滯無處不缺陷無人不抑鬱止望洗刷之餘定有一番補劑除舊之後行看百務維新何意計典稽遲又復廢閣至此則天下事更無可為時耶臣目擊時艱又不獨為

典章法紀惜也伏乞

皇上卽將祭疏檢發蚤結此局仍責成主爵諸臣不得推諉誤事尤不得敷衍塞責一切釐務尊賢實修舉不獨討典有光而銓務亦大稗益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辛亥四月十一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等爲摘叅諸臣已奉
俞旨懇乞　檢發全疏以竣　計典事先該臣部會
同都察院舉行考察分別處分間有處分未盡者
量從例轉內如湯賓尹張加言徐大化原擬不謹
劉國縉擬浮躁王紹徽擬陞山東右叅議喬應甲
擬陞陝西副使岳和聲陞廣西慶遠知府俱于三
月初三日具疏岳和聲奉
聖旨是餘俱候
旨間不意有刑部主事秦聚奎撅拾代辯撓亂　察
典該臣具疏粘連訪單封進

御覽荷蒙

聖明洞察于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卿清正無私朕所素鑒素聚奎安行許奏着井
職閑任其代辯各官湯賓尹等俱照考察及推陞
處分察疏朕即檢發卿還安心即出供職欽此除
前摘參諸臣遵奉
明旨照依考察及推陞原疏處分無容再議先此題
知外所有全疏及南北拾遺諸疏懇乞　速賜檢發
結此完局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庶凡大小臣工咸知策勵而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爲明大體以副公評事臣本駑駘不堪引重感激
恩遇勉効驅馳伏念長安門戶既分黨禍將作竊欲置身于大道之衢明目張膽竭力擔當庶幾挽回
天地
祖宗共鑒之無奈臣之所處既千難萬難而臣之昏迷又多朝錯暮錯前後章疏蓋或以爲縱或以爲偏矣夫毀譽得失何足動心竊恐天下以臣爲戒而時事愈不可爲也敢申一言以印證于天下萬世臣聞 國家有公典有公評相依而立者也法

比于情則　國是明而一　國體自肅情勝于法則

國體褻而　國是亦淆故惟善用法者能開布

以遍天下之情善用情者能需忍以伸天下之法

夫是以平平蕩蕩而

宗社安之當考察會議時臣所以苦心苦口為外論

與同諸人也者何黨何私正慮有今日耳乃不平

之鳴直欲于旦晚閒遽翻前案盡思二百年來何

嘗以一察錮人

聖世而累朝名公鉅卿炳炳烺烺聲施竹帛者亦何

嘗不從困苦危抑中增出一番德業也臣訖法言

法欲不防桃辨而杜濫觴不可得矣況舉大典手目前定公評于日後臣之諸疏蔽此兩言竊自信自持而必不可奪也臣不敢自甘非簿亦不敢以簿待人惟日夜皇皇勉其所以報　國而巳耳若徒畏影匿形置身于無是無非之地一任孤舟飄泊戎馬縱橫而曰吾爲萬石之恂恂孔光之默默以自保祿位臣誠不能恐此官亦無此識掌也伏乞

皇上垂神省鑒速發祭疏以免支離臣不勝願望之

至

辛亥四月十四日

河南道掌道事湯兆京爲察疏尚稽中外俟
旨懇乞
聖明檢發以重
祖制事臣惟　國家今甲六年內計百司其幽黜所
遺則付之言官糾劾臧否正一時評量在千載鉅
典曠行絕非尋常可比在
祖宗朝皆朝上夕報未有濡遲頃刻即
皇上御宇六舉此典于玆亦未有遲至兩月者今歲
之事臣愚得與聞末議明知其難敢不其愼業經
部院主裁具疏

上請其處分未盡者公頭斜拾各在
御前矣
皇上神明天縱洞見萬里剝在廷諸臣豈能仰逃
睿照頃奉
德音已俞捡發顯埃數日又復杳然竊意
皇上亦視此典爲重故發之不輕惟發之太重則此
典轉輕舉
朝素服跼蹐屏竣未免就延公務外之撫臣被論閉
門謝事何以彈壓地方懲舊章而啓叢脞莫此爲
甚伏乞

皇上檢發考察全疏并將職等拾遺諸疏

乾斷施行庶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臣無任恭顒祈懇

之至

辛亥四月十七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等爲乞發察疏以彰 國
典事切思修政安邦賴此吏治而礪世磨鈍將在
鼓舞于是有京察之典據其前六年之評議以爲
後六年之風勸雖察處者以二百餘人計而激厲
者不啻千萬人計也故須朝上而夕下乃見雷動
而風行禮制之設良有深意今歲察典之延已一
月既開議論之門察疏之下又久稽復釀猾桃之
路若欲盡人而喜悅不如勿察若欲氣象之清寧
惟有蚤定自風會之流下不以可進可退聽于
朝自綱紀之弛

上亦不以當用當舍操于斷人各有心心各有岐若
裴蓬焉將以典章約束之豈其轉憑泛泛也目今
中外多故隱惡種種談者咋舌竊覬綜核吏始脅
力急公顧以遲留未決反致諸政寢停羣情惶惑
哉憂國之士方勤深念
皇上神明宜何如計慮也伏乞
聖斷亟將該部察疏發下其臣等糾拾大僚庶官一
疏併
賜批發俾各歸結庶大典肅而多士奮邦家亦有禪
君矣
辛亥四月十九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爲佐憲省庸聞言自訟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重計典事臣以察疏未下乞罷候
旨不敢一出戶庭昨因　怡神殿火災勉隨諸大臣之後奔問恭慰退而杜門如故也忽聞禮部主事丁元薦一本爲憲臣持議當堅奸黨邪謀宜破等事臣讀其揭且愧且悚其亮臣之生平原臣之心迹桑梓厚誼自是藹然至因臣之寬解謂停疑有所避則又道義之規臣何敢不齊心而受耶顧臣上下古今以爲國家之禍未始不成於黨黨禍

之作未始不成於操之者太急而疾之者太嚴史
冊所傳班班可考已今天聽日高事權旁落公平
之一着當事者安得不然臣於太宰特達之知也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所以報知已向固面言之
矣蓋臣始入而相勉爲韓琦之爭朝政事後而相
約爲裴度之安淮蔡言言可復也當會議時諄諄
商確矣公矣愼無猜無疑惟特臺省二臣且互出
單救解臣敢一人圖任德哉比察案既成誰能翻
覆而羣覺固共慮之即曲勉以進修而潛消其憤
戾似亦救時微權元薦所云意在調停過於寬解

臣誠有之初非避也即欲避而前疏已上避何益哉臣之立論何依於寬一執法稍峻而羣聚奎之反噬遂毒臣與太宰亦第聽之蓋寬彼全此道固相同無所激也譬之醫然方癥猶未除自宜蕩滌一決之後亟須平劑調之非護病也護受病之人也臣懼激而禍移於國耳於諸臣何私焉至於公平之說原非偏者之談蓋當衆競之始則拂鬱者嘩然除而浪靜風恬或素或花色呈露乃所以爲公耳臣入仕三十餘年矣向來行徑秦越東林孰同孰異孰親孰疏亦薦業已悉知不必論也臣

惟信此心之無他幸同事之熟察故爲調劑以期蕩平時爲之耳然此豈愚臣所宜有哉元薦以臣爲輕發臣憬然悟矣獨念臣如此議論如此規爲豈更當留之以僨 國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即賜罷斥以定人心以明 國是臣不勝待罪之至

辛亥[illegible]月廿三日

禮部主客司主事丁元荐爲憲臣持議尚可堅[illegible]邪謀宜破懇乞

聖明洞燭亂本力奮　乾剛以正人心以息紛嚣事

臣惟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至今日官邪極矣譎詠之口憯于酷吏多岐之徑棼如亂絲

天子孤立于上正人竄伏在野識者咸懷杞憂莫知所措臣三月入　都見察疏甫上衆喙敢敢竊心訝之不敢妄爲左右袒已于局外虛中靜觀稍窺端倪無何主事秦聚奎疏至矣大指爲被察七人發憤爾而申之曰數臣不能無罪也一言蔽之矣

而又坐王察者以各有所爲夫籍曰自解人人各
自爲也必部院不處一人而後可厭人人之心而
杜其口則察典廢此非公評可知也已而臺省疏
辯矣副都御史許弘綱與太宰孫丕揚各疏辯矣
俞旨未下弘綱再上催疏矣七臣仍原擬聚奎從寛
處分局且結矣弘綱近復有疏以目前　大典異
日公評立論長安籍籍生疑臣取弘綱諸疏細閱
之一則曰今次會同原無同異止稍一費商確一
則曰同心協力其心事似無可疑者況弘綱夙負
時望丕揚拔之謫籍委以重任必無不可盡之言

戈于君子妖書而後此一段風波誰爲作俑其朋
謀天下所知也鴟張狐狡目無
朝廷國縉一御史爾何以斃周遊擊杖下不睹
高帝令甲乎田元德殺人漏網原告反成奇寃也國
縉唖罵徐大化是矣二千萬金之賄分輙含糊成
案大化不吐實于廷尉之駁乎債帥可以義父稱
豸繡可以權門鷹犬市妻兒之過付同官之要脅
中外耳目可蔽乎國縉之浮躁弘綱所開縱乎枉
乎制科之典程敏政不以唐寅代也湯賓尹能借
一巍科韓敬以盡掩他醜乎吳道南之號薄王圖

之後序可減乎放榜後千萬人口語偏滿長安流
布海內可抹殺乎壬午而後凡以科場吏議者昔
終身廢錮非近案乎詔徹利周孔教六卅釜之餽
王考之舟可夜消乎先達混純可借為贄乎書齋
寶玩不咋舌于同鄉之窺覘乎直指進退出入可
自由乎
至尊之前可恣雎嫚罵乎呪詛有律說謊有禁應甲
敢橫行無忌乎口藉節宋指視乎諸人罪狀與厮
市兒皆能口之臣不必盡言總斷之曰姦黨故今
口　大計不為五年了局而為四明結未成之案

爲大倉而後斬二十餘年衣鉢而斷其將絕未絕之脉其功甚大其心獨苦臣故曰先破姦謀然後可以定公評公評在目前不在異日也先破姦謀然後可以散黨勢姦謀破黨勢立散無二法也弘綱昔長吏垣繼尹京兆皆不附權相風節耿耿其進退前却不待再計而直爲此過慮者何有所避爾臣以爲弘綱不必避也說者曰沈思孝勁節清標久不推用東林諸臣凡入訪單天下皆以爲疑而崑宣之黨獨攘臂稱快快其計之行也當大計時王三善浼指楚獄焉而免陳儒寮于盜莊焉而

免劉道隆逐趙南星焉而免何以謝段然劉時俊也至如喬應甲者張皇縮朒于一貫宜以罷軟論狂吠詛詈于同袍宜以浮躁論汚衊清流之歐陽東鳳裝匿名帖以傾伉直之朱吾弼良心喪盡無復人理乃僅推年例何以謝王元翰乎天下又以爲疑而聚奎所不平不在此臣嘗爲之說曰今日丕揚所察之人卽去歲巧簸是非以誤丕揚之人今日嗜攻丕揚之人卽去歲借丕揚以快私意之人情狀不待辯而明故臣直以爲弘綱不必避也雖然外論洶洶未巳始于覩望者之相持其所

相持又崑宣之黨巧爲搆而天下不知也弘綱抑未之察乎請言其狀昔天埈胆落請劍之段劉其徒乞援于沈思孝而不應張嶷兵于劉承禧以間東林而不應已又激秦人怒思孝令其急而不暇察勢必合黨崑宣而思孝終不應謀敗又諱崑宣駕言思孝臣以爲攻思孝者卽崑宣請以一言決之爲思孝上書者一顧憲成　耳百計攻憲成者浙人爲首臣故曰巧于攻思孝者崑宣之黨也天埈之委命一貫朝與錢夢皇康丕揚托肺腑夕忽與郭正域通殷勤正域而非正人也則可正域而

誠正人也何至舍九死不一之于玉立信一詐降之天埈哉救天埈者乞哀楚人以誑正域又妄援正域以疑秦人秦楚二必兩敗而向所爲盟主者徐收漁人之利而四明之禍可坐消是舉秦楚吳越咸在崑宣術中臣故曰先破邪謀則黨勢立散臣十五年罪廢孤踪無黨者也無黨故可以直言無諱雖然臣少壯登

朝白首執戟寧不知三緘可以浮沉居恒念天下大患如天變民窮邊防缺缺內外積儲

皇太子之講學胥之早慰可爲寒心蒿目者其游儿

棘舍此不言而自驅納之機阱中哉邪正勢不並立雖黃久已淆亂假令顧天埈湯賓尹之罪案可反必不以沈鯉郭正域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等爲君子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之罪案可反必不以朱吾弼歐陽東鳳王基洪陳加訓逯中立劉永澄吳正志朱壽等爲君子即令應甲以外轉怨望咆哮數千萬言其意不在李三才在東林諸臣東林諸臣必不屑與較曲直而四維委棄士氣日消臣所爲寒心蒿目者縱令龍比矢謨賈陸借箸不能爲

宗社計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近日　怡神殿災
九廟且再三示警矣
陛下幸卽檢發察疏特
勑閣銓明示內外臣工以君子小人定分必不淆于
論訛之口詿誤者一切許其自新開以蕩平正直
之路
詔下三日而海內不改觀元氣不轉動者未之有也
臣昔爲中書舍人嘗上封事爲言期以千年不效
甘受出位之誅芻蕘偶中
陛下召臣田間不次超擢臣區區之懷矣以北叔

恩萬一計今所言不能十年待矣
陛下亟下臣疏于閣部請以三年爲期臣言幸而不
效臣永錮丘壑沒齒不恨不幸臣言而中卽虀粉
此輩 國事必有不及追之悔豈臣子所忍甞哉
豈臣子所忍甞哉臣言及此淚泗交頤肝膽迸裂
臣無任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廿二日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爲特反大亂將作之疏懇乞
勑付廷論以破將局以存公道事臣記三十七年十
一月內雲南道御史史記事一本爲大亂將作直
發羣姦逆謀以杜亂萌事首尾千百餘言其歷數
故相摧折正人亂轍相踵之故已經人屢道原非
創論獨其中插入沈思孝欲逐孫丕揚謀奪太宰
乘醉洩謀於金吾等語臣初不識其所謂意其非
風聞之誤必杞慮之過也亦作泛語視之乃今感
慨近事由前證後始知記事巳埋根于前歲而發
禍于今日記事身爲大亂而顧以大亂證人哉臣

請言其顛末先是南科臣段然等之叅論顧天埈
李騰芳也謂其希圖大拜盡芟除以前碍手之人
一時詞林被彈者幾二十餘人以爲姦雄手辣若
此多以爲顧李罪案不知顧李雖有是心然其資
尚淺豈能一朝遽躐其所擁戴者實王圖也王圖
以王元翰爲主以顧李爲用潛通一線之謀陰收
四面之力旦夕欲躋大位而登之迨其功成糾合
計就連衡機局已半定又慮顧李之逼已令元翰
致書南都使叅顧李此張耳所以殺陳餘也不意
顧李去而王元翰之叅亦至矣元翰被叅王圖之

羽翼頗剪其黨與肯須臾忘報復哉于時有鄭繼
芳等之叅則有史記事等之救叅者不具論論其
救者則有乞師于黃吉士李光耀之門求上公疏
不允因懷恨而思中之者則有救而又叅叅而又
救反覆不定至有前後五截人之誚者則有擅開
奏揭增改數段上欺
君而下賣友者試以此論叅者救者之孰公孰私不
待辯而自明矣畢竟元翰之貪聲莫掩通　國之
輿論難逃諸救者息旗偃鼓以示休兵不復用臣
亦意其或屈于公論故爾孰知其伏機甚深畜謀

甚遠如鷙鳥之攫物先戢翼不動伺其便而後逞
十一擊吁亦巧矣哉彼其欲翻前按不得不借力
于太宰而又知太宰之負氣易動則惟可以恩怨
激也于是大亂將作一疏無故而入沈思孝爲話
柄以思孝向不愜于太宰者也嘗之以其所忌而
太宰深信之然後得以牢籠太宰而爲其所欲爲
一試之以胡加棟而加棟倒推矣請問加棟之推
何以閉門草疏而四司通不與聞是誰授之乎則
以報王元翰厰庫之讐也再試之以胡應台而應
台倒推矣請問應台之推何以綏不及八月而郎

于七月舉行是誰促之乎則以報王淑抃訪聞之
譽也屢試不差調美已熟思一年例足盡驅異已
之人惟有京察庚幾可張彌天之網於是着着安
排處處布置自號提督部院部署隨手察其可寄
腹心者使踞要津擇其可作爪牙者使偵四路不
然何站定長安湖廣之差恁催不下一疏喬御史
顆破座中對客遂有去了也罷之長呼乎何以屯
差三年破例改爲一年又扼人之吭而奪其缺名
曰督學實爲管領東南議論而出乎何以外轉序
定卒賴首垣力排擠同官攙掇常少而又能取

旨如寄乎何以淩越數貲之臺臣躡掌河南道幷協
理之任一手握定必當意而後使乎何以巳管外
察之吏科停推不動托詿藉之名引身暫避至臨
時攘臂而起乎何以循資輪轉之考功突被參逐
改推鉞策惡其違巳而思引其同巳乎大宰老詩
非地位之近難以密語間恃一王圖于太宰之側
而線索外操
中旨局稱非奧援之藉難以應手得恃一趙剛于司
禮之側而機關內應此雖節節彌縫亦節節破綻
長安萬耳萬目誰不識之識則識矣而孰知其千

頭萬緒不過一脈總爲京察一着不知費多少計
算耳其打算京察總爲王圖枚卜一着不知費多
少經營耳王圖不害人誰忍扼其揆路彼大位未
登睚眦先快卽如徐大化以追勦高淮家屬發王
淑抃納賄之罪遂釘恨入骨今必甘心之而後已
然則誰敢有再攖其鋒者故以貪酷如淑抃臨察
反得規避改教
題而卽下下而卽覆吏科不叅駁考功不處分是何
氣力壓之能然又如　畿輔之貪肆縣令煌煌直
指之語稟如斧鉞卒能令之改口不認非不認不

敢認也是又何聲勢刦之而能然即此一事其他可知若使王圖相若輩之惡又不枉嚴嵩趙文華等下矣臣今雖不盡言他人必有言之矣臣但論其玩弄太宰于掌股有順而用之如假沈思孝以激太宰凡所欲擠必指爲思孝之黨而使鋤其所忌是也有以逆而用之如借李三才以壓太宰故爲反間數以處叅三才之人而使釋其所疑是也有以正而用之如假托名流端士之書相諷而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是也有以譎而用之如賄買門客家僕之力爲助而或爲冷語讚語偷單揷單

是也蓋昔金吾揑稱之書原屬烏有而今王圖僞造之書果成三至矣總不離斷柰脉一語以動太宰而激其怒其機竅同也嗚呼太宰本不失爲鑑空衡平之心無柰若輩盡施其糊心眯目之術彼但以太宰三朝老臣可以壓服羣僚遂借以酬其胷臆而不顧其誤太宰也太宰亦但見前後左右噂沓如出一口遂據以信爲心腹而不知其爲若輩所誤也故有公論以爲不應察而卒見察者某出某意某因某故操戈下石之謀各自有敵手臣今未敢直數其事有公論以爲應察而竟逃察者

其伎其力其緣其碍依墻附壁之輩各自有靠山
臣未敢明指其人但以前彰著人所共疑且駭者
畧一點破金明時之叅王圖原爲假書之故假書
不問而反坐要挾之誅泰聚奎之論察事亦有直
言之律直言未行而先得阻撓之罪明時之疏不
下而叅明時者何以隨
奏隨發聚奎之疏不下而叅聚奎者何以欲處便處
一明時也削籍已耳偏譴何嫌何以遂干
聖怒一聚奎也褫職已耳摘叅何例何以頻激
宸嚴何以聚奎去而察疏復不下何以察疏不下而

摘參反先見下個中消息不知從何旋轉着着應手始信若輩神之力大也此時若輩必自誇計得曰聚奎去而仗義之兵可弭摘參行而執言之師無據機鋒日逞勢焰日張鷹犬之輩爭先效力臣見前既有邪臣敢亂祭典一疏牽附枝葉以暗撼蕭雲舉者矣今又有憲臣持議宜堅一疏簸弄戈矛以明攻許弘綱者矣試取二疏與史記事大亂將作之疏並觀之前唱後和若合符節臣故曰記事身爲大亂者正以有今日耳嗟嗟臣等方苦察疏之不下緘口吞聲且任三歷之解若輩反乘察

疏之不下左攻右擊思爲一網之收臣等愛惜人才尚欲爭執于所察之中若輩掃除異己反又被及于所察之外臣等方爲正氣扶微憐彼三四被抑之小臣若輩反爲權門張焰摧此一二持平之大老若丁元薦者豈其良心盡喪不然不應至此此疏一出豈能增重 察典徒自貽依附之誚可羞也亦可恨也臣反向見史記事辯疏謂王紹徽以秦攻秦紹徽非攻秦者也特不依乎秦焰耳夫當秦人炙手可熱之時彼能挺然自異猶不失爲砥柱之賢今元薦以浙攻浙者也其攻浙也乃其所

以附秦也夫當秦勢烈焰正張之時苟作乞兒向
火操戈于父母之邦此與紹徽對論正土苴珠玉
之不若柰何敢輕論紹徽哉細玩元荐疏意首引
沈一貫爲發端終借建言諸臣爲結局直以好題
目壓人耳臣以爲言　察典則　察典已耳一貫
之灰久冷何必再用藉口而鄒趙朱逯宋陳諸君
子俱以近事風馬牛不相及帶附何爲惟是東林
一派向來人言嘖嘖頗多不滿或謂其把持有司
　或謂其遙執
朝政臣雖未敢信以爲然但試問元荐若果一一字不

通于京路片言不關于郡邑吾儕小人果何辭于
謗毀乃舊歲顧憲成貽銓閣二書强爲李三才洗
清致淆 國是今歲吳正志一書請處者七人止
漏一徐兆魁此爲東林求勝于朝臣乎爲朝臣求
多于東林乎彼自愧劉季陵之高風强與人事而
人安得不責備之臣以爲此足定東林與參東林
者之斷案矣近日公本之牘無不以起廢爲第一
義乃在昔建言之臣或杖或謫侃侃負直聲不少
曾見蒙推者幾人獨今日一東林明日又一東林
長安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即此可知近日幾局矣

又何怪丁元薦不感推轂之力爭出死力報效且爲異日驟遷地哉臣本不欲多言偶因丁元薦有激誠恐王圖急大拜之望若輩貪佐命之功愈作愈乖不致亂 國亂天下不已故以一言救正之臣無所忌諱卽犯秦人之鋒不恤獨就中語涉一二年友深愧薄德緣臣于諸友踪跡稀疎先不能闢其忠告旣爲負友今又共蒙蔽以上欺

皇上更恐負君左儒有言曰君道而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孟軻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臣竊附此二義故不憚披瀝以聞臣不敢自以言爲是懇乞

勅下九列大臣虛心評論臣言不當即膏斧以討[illegible]

臣臣亦甘之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

新疆陝西寧夏副使喬應甲揭職外謗候領
勑待繳以謝催口不謂今早覽報見丁元薦一疏援
引四明波及無辜節以職之孤立而誣爲湯賓尹
外援以職之快口直腸而誣爲說謊凡此皆說鬼
說夢何足與辨獨有一事傷心言之不免動氣丁
元薦以職裝匿名帖假朱吾弼與歐陽東鳳約叅
四明明及于職先有彼此禀啓近有二揭即二揭
之後寫一疏直叅吾弼吾弼央鄭尚書朱給事數
次乞免始罷原稿尚在何屈不伸而用匿名何讎
不解而侵匿名何事不正大光明何疏不明目張

牘而匿名之帖登人類所爲元薦何物敢以此加
人哉且職之論四明無問忝鍾兆斗亦無問面折
張似良輩曾記一疏云錢夢皐之得皐公論者謂
其以妖書誣侍郎郭正域波及次輔沈鯉說者謂
阿附首輔沈一貫殺人媚人又急欲殺之以滅其
口此溝
朔公佷也丁元薦戊未之見乎元薦試査昔年嘗先
忝四明者自職之外有幾乎且無論匿名傾人即
有匿名一念必且天地誅必且鬼神殛必且速㱙
速朽而墮地獄丁元薦無端狂吠良心喪盡無復

人理又何枚焉嗚呼于元薦而不知旧元德也則已元薦而知田元德也則今歲京察稱漏網者多矣請從鏊粉此輩須至揭者

辛亥四月廿三日

難焚草序

余甲辰春奉

命按淮揚越明年乙巳冬及瓜將代會遴左遷辟告急稅使偕任當事者謬謂選擇而使誑差具題奉

俞旨維時感重病又為官守不得其職三上疏

予告歸歸而卜築荒園閉門謝事者六年每念及淮撫一貪率厲肺賂成風三尺童子靡不耳而目之而南北縉紳知者半不知者半明知而暢于威中其賄者從無敢出一語此弗論淮撫一尚書兩總督大有負于 朝廷即官至忝知平章于世風何

補于心身何安余以此歸里以此顧　天以此卜
國是邪正以此驗彼蒼報應而時月既久公道益
非自分園居爲終計焉而　朝事關心時形慨嘆
不謂今春忽接院檄取余入京州司詢以行期邑
侯促之就道父老復責以大義而相知親友每從
旁以親年邁爲勸余獨何心忍負明時于是束裝
單騎北征途次借邸報見叅淮撫者十一二而復
有保者十七八公論奪于强口正人亦爲昧心不
覺憤懣于中至平定公署駐兩日屬草欲上復由
河南路回緣山州無寫本書役乃止亡何入　都

門值歲荒激于意氣上一疏爲　楚宗辨明究[illegible]
畧帶淮撫授兵娼人數語欲其早悟而去原非有
意求多詎知左袒淮撫者無端佐鬬各成勁敵而
當局及袖手高坐自處于原彼曲直閒觀成敗即
雅號老世儀刑者亦多爲私書恩怨所誤而惑盈
廷之論出兩可之詞淸議龐襍日甚一日余故不
憚再三而誅其心誅其意若過爲激烈而傷和平
者嗟哉嗟哉言豈臣子所得已哉既已身爲言官
言固其職耳設事當言不言或得已而多言固非
惟于必不可已中期于是非邪正之大明而　門

是官箴之攸賴則數百言可數千言可甚至數萬言不休亦未爲不可何也人臣志在清君側之惡當惟力是視遑知其他不必據眞見聞凡前疏所未悉者列爲十款幷將淮撫兩月受賄門單附成冊名曰難焚草夫焚草亦何難之有不焚草而又何以不入告也平定署中有作不曰尚方欲借雙親老乎賊私萬千雷霆叵測以故諸事在六年不保之前屬稿于昨年入都之後早夜躊躇肺肝爲勠延至于今難于罷手而更難于下手正直忠厚各有攸嘗知我罪我總付公評昔馮尉焚諫草謂

不欲暴主過以取名田錫亦然至韓魏公則存稿七十餘章焚而未果司馬溫公三上書不納乃以稿付范鎭蓋幸而言聽諫行則稿可焚或多中格而議論又不可不存則焚之非便古人所處時地不同意見乃異焚不焚之間均自有說而未可執一論也憂世君子其或以是諒余哉

萬曆三十九年孟夏之吉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沐手焚香告于　關聖之前

辛亥四月十八日

廣西道御史馬孟禎爲時事日非天戒可畏懇乞
聖明亟圖修省以防大亂事本月十九日
怡神殿火變出非常滿　朝驚懼大小臣工單本公
疏日以修省
上請諸及
儲講爲天下本也請及枚卜爲政本也請及補大僚
發察疏下考察起廢棄釋逮繫罷榷稅爲時政切
務也此數事者修之則吉違之則凶得之則治失
之則亂件件關係緊要疏上數日矣尚不聞
皇上一字報可得無謂今天下既治且安雖天變不

足畏人言不足恤而曾未一熟察今之　朝政今
之士風今之民情乎何言乎　朝政國所與立在
乎法紀而法行自　朝廷始也　皇上靜攝二十
餘年以來　郊廟廢　朝講廢
召對面奏一切廢矣百政萬幾僅有章奏一線而一
疏之入止憑近侍以傳達萬里　君門煬竈可慮
徹　御覽乎未徹　御覽乎一　旨之出或憑近
侍之口傳
天顏喜怒外庭莫知其傳信乎　抑傳疑乎日復一日
豈惟臬屬壅閼抑且日見旁落即如五年郵政六

年京察此何等重典而一巨惡王之禎竟得從中而內格則何不可格一破甑之秦湪奎竟欲片言而撓成則何不可撓更有甚者人言嘖嘖謂其身爲大僚貪一被察官數千金的本章已進猶然欲爲留換則又何不可留何不可換又何怪乎近日之合謀捐金行賄交通中外者之肆然無忌也國家之三尺安在哉二百年來有此 朝政否何言乎士風書壁詭說詩戒訛言謂其爲世道人心害非渺小也臣子生逢盛世共爲 帝臣果爾夙夜在公何妨議論不一就使功名在念顧悔亦有命

存胡爲乎分門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口官不論忠佞賢姦而就地稱脉脉于何別交不論有無甘淡而隨人目黨黨于何分流言飛語播入

宮庭緯號謠歌裝成陷阱無影無端譎譎詭詭左挑右激豈惟仕者不得安于　朝抑且處者不得安于野揆厥所由不肖縉紳造言生事巧作無風之波者固繁有徒而無賴神奸託名清客奔走要路鼓舌搖唇變亂黑白以傷絕善類者亦自不少青天白日魑魅公行此輩不除朗朗

清朝將成幻世二百年來有此士風否何言乎民溝民爲邦本撫後虐仇向背傾刻視若樂何如耳年來畿內山東山西河南等處連歲荒旱民間賣女鬻兒食妻食子流離轉死之狀眞堪痛哭撫之摩之生之息之培養數年猶恐元氣難復豈更荒旱哉而今又見告矣春夏無雨二麦焦枯蝗蝻復作災後加災絕無生路嗟彼子遺急而走險前此泰家樓之嘯聚興國場之殺官近日兩省捆賊之橫肆亂端見矣勿謂何傷饑寒迫身一呼嚮應小之合而爲大盜賊恐　國家之憂不獨在北虜東夷

而先在蕭墻腹心內也尤可慮者

京師首善萬邦所瞻仰

先朝徙富民以實之而今多厲政以剝之頻年報舖僉商業以十戶九乏之乃近復遭虎詩貪暴之後信爪牙縱容狼虎飛而食人廣開投獻之門大起告訐之路千金萬金頃刻立索都城內外一家一路之哭可勝啚哉二百年來有此民困否夫變不虛生乖氣致異今之火變咎實在此職愚感事撫擦實上陳伏乞

皇上仰体天心俯察時事亟從諸臣修省之請大奮

欽刪郎沿舉衍胡應詔[illegible]

備講救上等事毅然與天下更始使紀法肅而[illegible]

朝廷尊寵倖消而士風正民生安而邦本固如是而

天變不囬世道不泰者職未之信也不然日怠日

荒愈玩愈廢天下事職有不忍言者矣職無任悚

息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廿六[illegible]

兵科右給事中胡應台爲懇臣杜門俟

命忽聞流語偶及謹抒本情以謝紛呶事臣一介草茅遭逢明盛筮仕中舍歷俸九年猥叨隆恩授以言責拜

命之日竊自盟心誓竭丹誠以圖稱塞而性質稚魯學問迂疎本以孤寒之蹤適當譸訛之會既不能顛倒是非以媚時情又不忍毛舉鷙擊以搏風力空懷孤憤莫効昌言瀰職愧心自分應斥而吏部猶示器使推臣江西條議寔是爲過望臣惟价藩重寄未易負荷獨念臣子之義東西南北惟命是從

且臣既不獲效於言猶願一試於事免力圖以
報
皇恩於萬一而併以少償其前愧臣區區本情也以
此外推之後不復就列杜門俟
旨八月於茲正欲候察典既竣迺以乞休微悰仰干
聖聽近閱邸報見同官朱一桂疏內偶及臣外推一
節為報王淑抃訪單之佐臣讀之慨然一桂風聞
言事臣不敢與知獨念朝端紛紜極矣一官升沉
為小而宗社之隱憂可虞一已恩怨易銷而縉紳
之黨禍難解與言及此也不遑恤又何暇討及於

當所與不當所及所以升所以不升之故哉淑抃訪單原出臣手自是職掌當然而舐犢情深抑何恠於王圖之相怨且孫丕揚昔爲言官觸權者也白首秉銓迺代人修隙曾謂有識者爲之乎臣之罪狀多矣淑抃訪單非臣罪也臣本欲緘嘿靜聽但長安近日風習有一題目便成一番坑坎有一影響便起一番揣摩時情側目楚人甚矣臣楚之硜硜者也不得不具陳本情仰祈

聖明鑒察無使他日就中造事者葛藤無已時也臣

不勝悚息之至

辛亥四月廿八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鄭繼芳爲直發邪謀所由成

以存　國是以消

宗社隱禍事臣生長　輦轂下本寒士也不謂遂有

今日有今日則感　恩圖報當死又言官也不謂

遂遭今日遭今日則竭忠盡職當死安敢坐視事

變避一時之威劫隱忍負　國嘿嘿而恚于此但

察典之

命未下又恐人以代辯阻撓箝臣然

命雖未即下而討事不可謂不𢃄臣之言可一日已

乎臣見今歲京察之典其于權相之渠魁姦黨之

元惡併物議夙騰而久應黜逐者俱一旦去之不可謂不公然公道所共爲不平者雖止三四人而或出于私讐或出于構捏實皆大有關于邪正治亂之數而旣脫其網又得毒行其私固有一人共憤者總之太宰孫丕揚一念之少疎致之耳臣請得詳言之先是王元翰以貪被論攻之者十一救之者廿九是前日相持之是非所關于今日之黜陟原不小而彼同謀力救之人何嘗一日忘其解脫誑陷計也當臣出都門之日禮當面辭太宰亦曾向臣曰如此巨貪非借太疏直劾誰敢論他吾

鄉一二少年尚欲庇護只此一十七員貪亦不少
何得多說且謬蒙許可臣不敢當也而長安中聞
者皆曰公論大定世道之幸也然所謂少年原指
胡忻史記事言也此前年六月間事也所以去歲
八月間太宰密發訪單四款內一款訪王元翰之
黨乃忻與記事等凡在四款之內者無不胆落討
無所之共欲甘心太宰太宰聞之收回原單以安
羣小以消反噬之禍此時齋捧諸臣在京所以天
下共知共聞也夫言官以言爲質其于太宰以臧
心直道行之是報我

皇上者最忠鉏彼邪類者最力思與天下共棄之者
最公扶持之者極正而發之不免少輕所以釀成
今日之禍而未已也以故元輔之黨大操勢權且
有以一身而處處着脚如史記事輩者益爲合縱
併力安排布置要地盡是私人蜚語妖言多畢竟
出同手乘考選植私交則有五鬼如徐縉芳等皆
得入幕一年以來曉夜聚謀何所不至以去年十
一月間王圖等親造臣之家載以中臣與科臣王
紹徽臺臣劉國縉等其辯疏鑿鑿可據雖似涉
盜鈴而彌天之網已就畢竟二臣不免被[illegible]

忽發人人自危故科道傳有公單內云五鬼領險
陰賊造捏妖書名教罪人也自當候
旨顯戮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不與聞察典此君不以
爲臣人不以爲友之時凡遇交單幸併絕之啓知
計開五鬼姓名徐縉芳李炳恭徐良彥李邦華周
啓元末曰臺省公具臣見有此單知長安公論未
泯而孰意其諸姦見向來陰謀畢露又適值有金
明時論王圖等之疏彼見勢難收拾不得不益鼓
羣力肅下毒手然又恐計行之後大犯天下之公
於是變譜潤爲膚愬動以泰脉爲言挑激太宰而

大宰楊于前四款之輕發不覺其言易入而小人竟得因而乘之借公典以行報復無不欲一網盡矣特以元翰必不可留是以臣不得與紹徽等同去耳所以考察之日不論生平之廉貪惟曰今日之邪類且恐指邪無據又曰姦人之餘黨巧以浮躁脫元翰之貪因以去邪脫元翰之黨獨不思去年所密訪者謂何今一年之內果諸黨盡散而突然又別生一無名之黨耶機局之變幻莫測無論事外事內與計佐計之人靡不秉公爭辯試視都察院副都御史許弘綱之疏曰至於爭之一言更

不容無說矣考察公典也以公心數公論彼已何分今次會同原無同異惟是太宰之見至於去邪勿疑而臣與各部堂上官兼有愛惜人才之意未免稍稍費商確云爾此其詞最婉而其心亦最苦矣夫心公自無彼巳論公何致異同憐才原不妨於去邪何各官皆不協於太宰此其中眞大有未確不得不商之卽商之卒不能回太宰之先入而終有未確者業巳爭於堂上安能禁天下之不爭不然兩　京一體也何人之服南察者皆曰至公至明極嚴極當而於北顧未之與耶何也人情於

必不可留者留之或不至於甚駭而惟於必不可去者去之則駭之者衆矣於可以去可以留者黜之或不見可惜而惟於無可以去者黜之則惜之者深矣佐計者非爲被察諸臣惜不過爲此三四無罪之臣惜併爲世道惜也公憤者亦非爲被察諸臣爭不過爲此三四無罪之臣爭併爲世道爭也然此何與也姦人竟得行其私乎豈知壞異已之功名小壞老臣之德業大壞老臣之德業小壞祖宗之典章大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業已不足以服人民且杜口況讀聖賢書食

大看猷抱捐軀之　啟赤懷
社稷之隱憂者哉　此曷以故惟是
皇上一切置之不理姦人得以竊大權不肖惟知附
私黨在
朝廷不能進人退人在若輩反得以予人奪人即大
臣且聽其去留何賢姦不爲之倒置試即太宰前
所欲去之姦竟何曾去得一人而所被處者反是
元翰等所欲中之人是太宰本無私而圖等且以
其私成太宰之私太宰原不黨而圖等且以其黨
成太宰之黨此中之隱禍寧不爲世道寒心哉但

業已察矣是非公私已是昭然不可掩矣在旁觀者惟有緘嘿以存　國體而當局者又何可一以威劫以盡傷人心況理自有眞是人各有良心挾威終不可劫忠良而朋姦祇足以欺

聖明天下有清議百世有公評顧不可畏乎惟是假書必不可不問其從來要挾必不可不究其實跡而一切私單又必不可不訊其來歷則借公行私以陰壞　大典顯樹私交者終不可不爲　國家一明正其罪也凡此皆權姦所最忌者臣言之死不言亦死與其不言而死徒抱憤於心孰若言之

而死少有禆於國之爲愈也此臣一念之血誠直欲報我
皇上於萬一而畢此一生之愚者也仰祈
聖明垂祭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廿八日

翰林院修撰韓敬爲徼臣荷

上特恩敬陳始進顛末并告人臣大誼以祈

聖鑒事臣一介書生幸遭明盛庚戌廷試蒙

皇上特擢臣爲第一人除授今職讀書課業甫及經

年正期策勵前途仰荅

高厚今春聞臣母念兒成疾臣亦思親抱病業具呈

掌院製爲代題候

旨回籍於本月二十二日有禮部主事丁元薦疏論

時事內及巳未處分之湯賓尹因臣爲賓尹會試

同考所得士而一詆及臣夫師弟人所共有也當

其執經則有訓迪之師嘗其通籍則有登薦之師
及比肩事
主則惟知有
朝廷耳故以師弟之情而私創門戶者此近日岐路
之所以多也以師弟之故而横恣勾連者此近日
煩言之所以亂也寅尹去矣恐元薦亦未知其爲
何許人臣知其在朝則爲
皇上執筆之臣今既廢退則亦自安爲山中之人而
已矣公許自在復何言哉况元薦所以及臣者語
甚不倫臣亦總可相忘但始進係臣之立身

君恩乃臣之殊遇敢不一陳於
皇上之前以明白於海內乎去歲禮闈之役以分校
而取臣者湯賓尹也以互閱而公薦臣者徐鑾曹
于汴諸臣也以總裁而定臣爲元卷者吏部侍郎
蕭雲舉王圖也至於
廷對閣臣葉向高票擬第二而　拔更第一以
皇上之特簡也是賓尹無私於臣諸臣無私於臣而
皇上又何私於臣乎昨總裁師王圖面語臣云自有
良心自有公論豈能一毫累及總之臣不待辯而
自明矣臣靜守官職章句是耽向來不作戶外之

緣今尤不曉局中之態元薦與臣同里其父與臣父鄉會同籍祖札契忘年誼稱同調臣布衣時未敢連姻先達而元薦為之締盟於于玉立臣登第後未能要譽名流而元薦為之索序於顧憲成懸懃物色夫豈不知臣者而忽然漫引及臣則臣再三思其故而不能解也若只以師弟論則元薦之於顧憲成所弟也當甫出山之日而即能倚賴東林之援臣之於湯賓尹亦師弟也乃甫登科之時而即以羅織貽去國之累臣雖聞言而無愧亦當因言而增愧矣所以復元薦者止此矣顧臣考

覽古今亦有芻蕘之獻以爲人臣大誼旣已委身
立朝當竭力以奉國不當賈智以謀身當矢忠以
報
君不當養交以營進當責實以任事不當摭虛以論
人當平心以布公不當偏黨以釀禍在昔東漢之
季李膺范滂之流或持正於 朝廷或修德於鄉
里其一標榜附和宦官遂因而中之而漢亦受其
敝然猶不失爲立氣節也唐之中葉牛李不能相
下維州一事議論分曹一以爲息邊事一以爲拓
故地黨與旣衆構鬬不已卒無功於國家而唐遂

不振然亦不失爲議事功也宋之熙寧程頤蘇軾爭道理於口舌之間而洛蜀之名遂立或見爲太拘或見爲太放其徒亦逐影而吠耳至於兩不能容遂爲靖康夌夷之漸然亦不失爲論學術也此諸人者其生平名實皆欲爲天下國家扶大綱任大事原不苟且圖一身之爵祿故未聞屑涉與曹節王甫競爵德裕與僧儒據位程頤與蘇軾爭官乃識見稍偏意氣畧勝遂爭於爲道爲天下之本心有不能獨知無憾者此漢唐宋不受諸人之益反受其害也況乎今日其風斯下所經營只在進

退所計較只在異同所受術殊遲只在一事所展

轉角勝只論一局言不及義浮談無根　國是祇

佐其談鋒文體先壞於章奏為氣節乎望門投止

者何多也為事功乎疆場之事何不問也為學術

乎淡泊寧靜之說未有講也計周於營窟則視

君父如路人心趨於捷徑則委官曹如傳舍智者丧

其所守愚者墮人術中模稜者兩可而不能決剛

愎者執拗而不知悔以至　朝廷之上此正人彼

亦正人此清議彼亦清議相鬨總如醉夢相見祇

慮風波更無一官盡職一人任事勢必且反覆濱

決而我
皇上獨受其憂天下事豈止如漢唐宋之世哉臣史
館循默有懷不敢自吐今既感觸人言輒復陳其
大畧如此臣身旣屬之　朝廷必不敢倚他人氣
節事功學術之假途變塞遁時以負知遇第臣父
母年俱望八侍奉惟臣一子
皇上既拔臣之身以造就於他年必能全臣之孝以
娛養於今日伏望
賜回籍養病依親臣當益勵所學不懈家居何地非
浩蕩之恩隨時有勗勉之業倘後期仍得以書生

樸質來赴

闕庭臣敢惜頂踵不仰報

皇上特恩之萬一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二十八日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王三善揭職去年駁顧憲成三書原惡其出位言事違制　朝政爲公非爲私也比時馬孟禎攻職不遺餘力其疏中言職原爲知己投桃之報實欲甘心太宰郎孟禎亦屢屢明向人言及職與詰問乃不敢承認而借口胡加棟徽縣支吾識者羞之近日孟禎疏大僚受賄留換被察之人爲周掌科所駁又復支吾而旁侵及不知孟禎雖未嘗一日忘職職胸中實不知有孟禎也職自去歲與人爭論以來無日不求去此官已置度外豈肯與人爲黨又豈肯入人彀爲人網羅

作說客孟禎試少加廉問職與少宰雖分為堂屬實無事相干自初任至今日一年有半止初時在私宅一面近日因少宰請告又同衆一面此外不惟不面並未進少宰私宅郎此二面亦俱在大廳不知其恭復居何所想孟禎每入人門好入人幕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乎造謠造單所造何謠所造何單有無眞假日久自明太宰考功尚在未去何不一問以實職罪也嗟乎職雖官止有兩任爾在楚則擴闢楚獄而能專制一方在朝則羅綱朝野而能招攜天下不計孟禎坐職罪雖甚大而所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推陞陜西寧夏兵備副使喬
應甲爲微臣思親病劇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以供子職以便調理事臣家食者六
年奉
旨回道僅九閱月觸權招忌自分大計不免詎意事
出望外不在幽黜之列仍升臣陜西寧夏糧儲副
使候
旨旬餘不蒙
發票夫臣存實心幹實事說實語者也久知言路不
宜先曾乞

恩外轉況寧夏邊方要地多有實事可行且兵備紀
綱憲臣豈敢少為厭薄但操陞于題
請之後足愜素心而外轉于考察之時則為劣處人
顧自豎何如耳即一時遭際亦豈能盡蓋生平惟
是臣父母在堂年踰古稀臣兄弟四人中間一人
蚤逝遺有兒媳累臣父母撫育尋復有緦功之服
臣父嘗臣書云庭前諸孫此失瞻彼失依無一周
全者觸目傷心情緒可知臣讀之不覺五內如割
恨不縮地以歸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
夫將之為言養也臣入京將及二年而終有不得

擬授御史李邦華揭爲私言誣衊久明人言忽爾波及謹述當日質證始末以明公論事職按邸報見浙江巡按鄭繼芳疏論祭典内有去歲十二月科道傳公單一節爲禁職輩不得與聞祭事等語徐祭典一事自有主者職輩原不與聞即河南道發有訪單職先已空繳不必置辨獨是此單之所自來繼芳知之乎單出一人之私而虛捏爲臺省之公繼芳知之乎自私書發難而五鬼暗刺職輩雖可自信無辨而劉國縉勢成騎虎矣五鬼惡名國縉揑誣恐公論以造妖言藏其後而不得不以

聞察預錯職等傳單不經恐生糾駁于是借臺省公具以塗人耳目然而國縉不敢認也一窮于副院之詰而稱並未他付再窮于職之詰而稱絕無相干當歲首初二日職質之文山先生之祠合衆咸在衆目共見職曰人心難昧鬼神難欺私書無據而忍相誣者神鑒之國縉大失色曰我無此說久知老先生與王袁白一刺未交何着私書幸毋見罪至于降席就職甘詞遜謝屈婿之狀未可殫述則彭給諫龍郭二侍御皆的証夫國縉不敢認單而假手於繼芳漫入私書事此果國縉思繼芳

柳繼芳自愚而欲因以愚人挾私詐人明之後人已知職之受誣人益忿國縉之無忌繼芳雖曰抓兒悲切信手謄抄皇恤其他御不思職未嘗拜官之日安見短長欲據其腹黨不難以滴口黑血當頭噴下污人平生恐人心不死公道尚在繼芳蓋未知所容身之地也職自春正與國縉面質心跡既白即杜門謝客絕口不欲暴其短以傷梓里之雅不意繼芳誣職踵至則有當日始末情形具在特畧述其槩以聽公論良非得已須至揭者

辛亥四月二十日

禮科給事中周永春爲察疏候檢日久議論支蔓愈多懇乞

聖明速爲裁斷以息紛囂事臣竊惟京察天下之大典也主察天下之大權也操天下之大權行天下之大典其法主于森嚴而其道主于鎮靜當事者復留兩難當懷如不得已之心旁觀者譖毀俱非宜聽一成不易之典故前秦聚奎之疏臣以爲非也謂察疏未下而輒爲指摘恐

皇上疑考察不公而察典或由以中格也今丁元荐之疏臣又以爲非也謂處秦聚奎之後而稱誦功

德恐

皇上疑至察者嘗之以餌而若人且以覲目前之美

遷也故泰聚奎之阻撓猶淺而丁元薦之阻撓更

深何以明之元薦疏中臚列諸臣事跡皆訪單中

事此皆太宰孫丕揚封送

御前者太宰不云乎考察既竣訪單固在各臣家也

聚奎何以知七臣之事其言甚辯元薦身非科道

與聚奎同獨何以知七臣之事乎此等舉動安能

令

皇上不疑故聚奎處而察疏猶然不下使檢發

旨不信于天下者皆元存之罪也其應處豈在聚
奎下者乃御史馬孟禎因火災上疏中有身爲大
僚貪一被察官數千金卽本章已進猶然爲留換
等語臣初不知所指大僚爲誰細詢之乃知三月
初一日太宰激于要挾之說具疏參金明時佐院
許弘綱慮恐事體紛紜不便結局止太宰疏勿上
太宰許之然疏已入矣弘綱往謁閣臣將前疏趕
回閣臣又使人向太宰問進止太宰意中變趣之
上閣臣仍將前疏送進此前事顛末也今云受被
察者數千金被察者必明時受多金必孟禎堂官

也噫亦甚矣抑臣嘗平心而論近時之謀爲宰相者一時有一時之局一事有一事之案姦相沈一貫罷去至今言者罵不絕口稍有一隙之明者斷不肯入其阱中而今之黨邪庇貪者動輒以四明爲題强牵合東西南北之人併作一路即如元存所云一貫授衣鉢于顧天埈是矣然天埈欲躐踐路殺浙詞林殆盡豈一貫授衣鉢于天挍其設心乃欲盡除同鄉之詞林而後快乎紅廟歃血之說何必襲叚然謗語臣以爲顧李自一案也顧李行徑被人覷破而太倉秘揭又復得之王勉之手

李三才遂居爲奇貨援甚殷然輩而傾李太倉蔡
矣此兩事者當首錄殷然之功然陰搆事機之會
而巧收漁人之利者三才殷然請枚卜一疏考核
祖制最詳無一語非爲三才地三才既敗猶出死力
營救南北閧然幾于聚訟此三才一案也今詞林
近揆路者落落如晨星一旦宣麻爲王圖者詎能
赴東海而逃之時來則爲之耳無禁其雄據之心
太痴而趨炎之徒爭藉以赴功名之會人名曰西
北正人招誘朋徒其門如市圖見羽翼已成而只
夜恐人之伺其後也無端有弓影之懼逢人起釁

鐵之疑湯賓尹者詞林素有譽議者也而今之處非其罪矣金明時之疏謂其有逃察之意則可謂其得之王紹徽轉得之湯賓尹恐不足以服湯賓尹之心也召陵之盟齊責楚以包茅不入則服其罪矣責之以昭王南征而不復則不服也故欲處賓尹何患無詞但不當如圖所云大姦大惡耳使金明時上疏而處之耳況波及無干之紹徽哉大宰虛公無我而圖借之以去其所忌圖知自為而不假為太宰計矣若乃右侍郎蕭雲舉者與圖同年同官初無纖隙而圖之營必欲逐之不已[illegible]去

陽之間以希大拜則日以深中近愿者爲盟主矯天下大器也舉大器者非一人之力必盡鋤穢已者而獨舉之力亦疲矣尺布斗粟之謠可爲千古痛恨此又圖今日索也臣孤立之憨直人也素耻依傍門戸亦不敢輕爲博擊日假書之起也臣同官以爲言臣曰勿聽也流言止于智者嘗以鎭定之心當之不將金明時奮其螳臂而書中牽連者一舉而盡殲之也及京察巳行人言嘖嘖臣同官欲上疏臣止之謂察疏未下恐坐以阻撓之罪也及秦聚奎既處臣同官欲上疏臣又止之謂

明旨許即檢發恐正當檢發之時也何意靜候　檢
發之時突有丁元薦之疏又有馬孟禎之疏乎臣
若不一言糾正人但知秦聚奎之阻撓而不知元
薦之深于阻撓且又安知
皇上不真謂大僚受金海內不直謂此番果有大僚
受金之事傳之史冊虧累
聖治不小是以不避忌諱而直陳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即將察疏檢發丁元薦應與秦聚奎一體治以
阻撓之罪其大僚受金一節所指何人即懸[illegible]察

聞

敕下允卿秉道令勘虔觔庶人心允服而大典益光

焏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四月三十日